唐宋元諸名公文集 十七 共二十四

陸象山集

漢書門
三七五四 號 類
一四二 函
一〇 架
二四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七五四 號
二四 冊
三七〇 函
一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754
冊數	24（	17）
函號	360	5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陸象山集

[illegible]王[illegible]評選

[illegible]梓

淺草文庫

象山先生全集序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繇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霸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

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孟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將重刻象山之文集。而請予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秕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正德辛巳七月朔陽明山人王守仁書

陸象山文集選目次

吳郡　葛鼒靖調甫
　　　葛鼒端調甫　評次
弟葛鼒竑調甫同評

集序
王守仁一首
書牘
與邵叔誼
與曾宅之
與胡季隨二
與趙監

與李省幹
與朱元晦
與朱元晦二
與劉深甫
與張輔之
見李德遠
得解見提舉
得解見權郡
得解見通判
與辛幼安
與儔全美二
與包詳道
與邵中孚
與包顯道四
與趙推
與蘇宰三
與楊守三
與李成之
與劉伯協二
與黃循中

奏劄

刪定官輪對劄子

記

敬齋記

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本齋記

序

送宜黄何尉序

說

雜說一

雜說二

雜說三

講義

白鹿洞書院講義

策問

策問一

策問三

程文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解試

使民宜之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論

孝文大功數十論

天地之性人爲貴論

智者術之原論

房杜謀斷如何論

劉晏知取予論

政之寛猛孰先論

常勝之道曰柔論

策對

問制科 解試

問賑濟 解試

問德仁功利

問料敵

問漢文武之治

又自試策對一首附

書解

好學近乎知

毋友不如己者

君子喻於義

里仁為美
保民而王
學問求放心
養心莫善於寡欲
取二三策而已矣

雜著

續書何始於漢

語錄

語錄一則 論荊公

陸象山文集

○○○與邵叔誼 心學

陸九淵

前日竊聞嘗以夫子所論齊景公伯夷叔齊之説斷命以祛俗惑至今嘆服不能弭忘笑談之間度越如此輔之切磋何可當也克其所見推其所為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於純一之地是所望於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繇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偽之辨也豈惟辨諸其身人之賢否書之正偽舉將不逃於此矣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强剛毅足以有

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增加馴積、水漸木升、固月異而歲不同、然繇萌蘖之生而至於枝葉扶疎、繇源泉混混而至於放乎四海、豈二物哉、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其為物不貳、

聖賢之學所以必以立志為端

此之謂也、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立決、顏子之好學、夫子實亟稱之、而未見其止、蓋惜之於既亡、其後曾子亦無疑於夫子之道、然且謂為魯、在柴愚師辟之間、素所蓄積、又安敢望顏子哉、曾之於顏、顏之於夫子、固自有次第、然而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雖夫子不能逃於曾子矣、豈惟曾子哉、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罝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逃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病其自暴自棄、則為之發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夫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復之初也、鈞是人也、己私安有不可克者、顧不能自知其非、則不知自克耳、王澤之竭、利欲日熾、先覺不作、民心橫奔、浮文異端、轉相熒惑、往聖話言、徒為藩飾、而為機變之巧者、又復魑魅虺蜴其間、恥非其恥、而恥心亡矣、今謂之學問思辯、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為是、沒世不復、此其為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此人之過、其初甚小、其後乃大、人之救之、其初則易、其後則難、亦其勢然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於其端緒、知之不至、悉精畢力、求多於末、溝澮皆盈、涸可立待、要之其終、本

未俱失、夫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可以理揆○夫子之聖○自以少賤而多能○然稼不如老農○圃不如老圃○雖其老於論道○亦曰學而不厭○啓助之益○需於後學○伏羲之時○未有堯之文章○唐虞之時○未有成周之禮樂○非伏羲之智不如堯○而堯舜之智不如周公○古之聖賢○更續緝熙之際○尚可考也○學未知至○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論○顛萌蘖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大學致知格物之義○未必如此○然使學者一其聰明○先立乎大本○未始不為知本之論○

葛端調

○○○與曾宅之　心學　　陸九淵

曩蒙訪逮、切磋未究、足下以親庭之命不能留、臨別有來歲相過之約、目望書劍至止、竟墮渺茫、何耶、某自去年春尾在山間、聞猶子槱之之訃以歸、內外撫棺視窆之役、相尋以卒歲、近者始得復至山房、山間泉石頗多適、值瀑流方壯、賁玉涌雪、處處爭奇、經年之別○不容不遍撫勞○之○旁郡朋友往往輳、集、應酬殊不少暇○頗復勞勸○既而霖霪不解○遂以感疾○山間不便醫藥○扶病出山○半山遇盛价○致書越數日○抵家病又增劇、比日少甦○始得發視○氣力倦憊○又未能作復○稽留盛价○皇恐○示諭與章太傅問答、其義甚正、其前述某之說、又自援據反覆、此則是足下病處、所述某之言、亦失其實、記錄人言語極難、非心通意解、往往多不得

其實前輩多戒門人無妄録其語言為其不能通解乃自以己意聽之必失其實也相去之遠不得面言不若將平時書問與所作文字講習稽考差有據依若據此為辨則有案庢不至大訛舛也且如存誠持敬二語自不同豈可合說存誠字於古有考持敬字乃後來杜撰易曰閑邪存其誠孟子曰存其心其舊亦嘗以存名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為主則外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所病於吾友者正謂此理不明內無所主一向縈絆於浮論虛說終日只依藉外說以為主天之所與我者反為客主客倒置迷而不反惑而不解坦然明白之理可使婦人童子聽之而喻勤學之士反為之迷惑自為支離之說以自縈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豈不重可憐哉使生在治古盛時蒙被先聖王之澤必無此病惟其生於後世學絕道喪異端邪說充塞彌滿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與世間凡庸恣情縱欲之人均其陷溺此豈非以學術殺天下哉後世言易者以為易道至幽至深學者皆不敢輕言然聖人贊易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夫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不為耳○又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人之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繇義○謂之自棄○古聖賢之言○大抵若合符節○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如是則為仁○反是則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則得之○得此理也○先知者知此理也○先覺者覺此理也○愛其親者○此理也○敬其兄者○此理也○見孺子將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者○此理也○可羞之事則羞之○可惡之事則惡之者○此理也○是知其為是○非知其為非○此理也○宜辭而辭○宜遜而遜者○此理也○敬此理也○義亦此理也○內此理也○外亦此理也○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繇外鑠我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吾之本心也○所謂安宅正路者此也○所謂廣居正位大道者此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實○言理則是寔理○言事則是實事○德則實德○行則實行○吾與晦翁書所謂古人質實○不尚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寔覺其事寔○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日衰○文貌日勝○事寔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

工依倣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夫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矣況其不二不似不足以自信不足以自安者乎雖然彼其工且似足以自信足以自安則有終身不反之患有不可救藥之勢乃若未工未似未足以自信未足以自安則舍其邪而歸於正猶易為力也來書蕩而無歸之說大謬今足下終日依靠人言語又未有定論如在逆旅乃所謂無所歸今使足下復其本心居安宅繇正路立正位行大道乃反為無所歸足下之不智亦甚矣今已私未克之人如在陷穽如在荊棘如在泥塗如在囹圄械繫之中見先知先覺

快論至言

其言廣大高明與已不類反疑恐一旦如此則無所歸不亦鄙哉不亦謬哉不知此乃是廣居正位大道欲得所歸何以易此欲有所主何以易此今拘攣舊習不肯棄捨乃狃其狹而懼於廣狃其邪而懼於正狃其小而懼於大尚得為智乎夫子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古之所謂小人儒者亦不過依據末節細行以自律未至如今人有如許浮論虛說繇悠無根之甚夫子猶以為門人之戒又況如今日謬悠無根而可安乎吾友能棄去謬習復其本心使此一陽為主於內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無終食之間而違於是此乃所謂有事焉乃所謂勿忘乃所謂敬果能不替不息乃是積善乃是集義乃是善養浩然之氣真能如此則不愧古人其引用經語乃是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不為

失其本心而好執前輩因

材造就一時問答之言以為不易可供辨勝真切中宋學之弊

侮聖言矣○今終日營營○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有採摘汲引之勞而盈涸榮枯無常○豈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哉○終日簸弄經語以自傳益○真所謂侮聖言者矣○書言日嚴祗敬六德○又言文王之敬忌○又曰罔不克敬典○詩言敬天之渝○又言敬之敬之○又言聖敬日躋○論語言敬事而信○又言修己以敬○孟子言敬王敬兄○未嘗有言持敬者○觀此二字○可見其不明道矣○吾與足下言者○必因足下之及此而後言○其旨只欲足下知古人事實而不累於無根之說○足下謂得此說而思之○足下以此為說○其不明吾言甚矣○宜其不能記憶○附以己意而失其本真也○又如脫灑二字亦不正○足下何不言吾之見邪○不如古人之見正○吾之說虛○不如古人之說實○如此自訟○則有省發之理○奈只管泛脫灑等處思之○終不能得其正○此理甚明○具在人心○足下不幸受蔽於謬妄之習○今日乃費人許多氣力○此事若不明白○不應安安而居遲遲而來○病倦不能槩括文辭使之簡約○信手直書大槩○幸三復而損棄其蘩○則當知聖賢之言真不我欺也○

筆鋒其銛○眼明氣决○真所謂不直則道不見者○　葛端調

○○○與胡季隨二　心學　　陸九淵

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餘子未嘗學問、妄肆指議、此無足多怪、同志之士、猶或未能盡察、此良可慨歎、足下獨謂使荊公復生、亦無以自解、精識如此、吾道之幸、傳項黄三士人品固有不同、其為學亦將無不相似、若望其致知明善、雖子淵亦不能無離索之患、元吉今在此、雖稍若知過、要未特達、學者之難得、所從來久矣、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人心不能無蒙蔽○蒙蔽之未徹○則日以陷溺○諸子百家○往往以聖賢自期○仁義道德自命○然其所以卒畔於皇極而不能自拔者○蓋蒙蔽而不自覺○陷溺而不自知耳○顔子之賢○夫子所屢歎○氣質之美○固絶人甚遠○子貢非能知顔子者○然亦自知非

儔偶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為邦之問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乃其知之始至善之始明時也以顏子之賢雖其知之未至善之未明亦必不至有聲色貨利之累忿狠縱肆之失夫子答其問仁乃有克己復禮之說所謂己私者非必如常人所見之過惡而後為己私也己之未克雖自命以仁義道德自期以可至聖賢之地者皆其私也顏子之所以異乎衆人者為其不安乎此極鑽仰之力而不能自已故卒能踐克己復禮之言而知遂以至善遂以明也若子貢之明達固居游夏之右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之識絕凡民遠矣從夫子游如彼其久尊信夫子之道如彼其至夫子既沒其傳乃不在子貢顧在曾子私見之錮人難於自知如此曾子得之以魯子貢失之以達天德已見消長之驗莫著於此矣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己實未能自克而不以自疑方憑之以決是非定可否縱其標末如子貢之屢中適重夫子之憂耳況又未能也物則所在非達天德未易輕言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三子之智蓋其英爽足以有所精別異乎陳子禽叔孫武叔之流耳若責之以大智望之以真知聖人非其任也顏子請事斯語之後真知聖人矣曾子雖未及顏子若其真知聖人則與顏子同學未知止則其知必不能至知之未至聖賢地位未易輕言也何時合并以究此理

空明之論。繹而思之。正見精實。不見玄遠。葛端調

與趙監 求道

陸九淵

垂諭新工。尤慰勤企。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我固有之。非繇外鑠我也。愚不肖者不及焉。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賢者智者過之。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故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而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故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道豈遠而事豈難。意見不實。自作艱難。耳深知其非。則蔽解惑去而得所止矣。道本自若。豈如以手取物。必有得於外。然後為得哉。鄧丞於此深知端緒。幸與進而圖之。

與李省幹 師道　陸九淵

古先聖賢無不繇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為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臯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遁於荒野八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唯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為麴糵若作和羹爾為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為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為

明快爲端調

之憂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昌黎師說情未備此義）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适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龍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稱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為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奇論）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為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燿俗誠非以懸賞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診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冊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錄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狗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顒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顒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止不必以世俗相欺也

昌黎師說以意勝此文以理勝理在情中非先生不能得也　葛端調

與朱元晦論無極太極　　陸九淵

黄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條又経時日(有脱字)溪馳郷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敭伏想大攄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渇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郷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敷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豗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為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携一姪二息讀書

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欵於鵞湖然猶莽鹵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歲覧尊兄與梭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便人僭易致區區蒙復書許以卒請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曾子之易簀蓋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苟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豈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

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已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

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証得確）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即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

之深。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為是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辨。則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辨。則據其與民並畊之言。與告子辨。則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為料度之說。兄之論辨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梭山寬心游意、反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主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尚何論之可主。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〻、雖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況令其平心觀之、某嘗答曰、甲與乙辨

方各是其說甲則曰願其乙平心也乙亦曰願其甲平心也平心之說
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說寬心游意之說正相類
耳論事理不必以此等歷之然後可明也梭山氣禀寬緩觀書未嘗草
草必優游諷詠耐久紬繹今以急迫指之雖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
別邪正決疑似固貴於峻潔明白若乃料度羅織文致之辭願兄[illegible]
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復致辨者蓋以兄執己之意甚固而視人之[illegible]
忽求勝不求益也某則以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於朋友求箴規切磨
之益蓋亦甚至獨羣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進於左右亦未有能
為忠言者言論之橫出其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為愧
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并而承教令兄為時所用進退殊路合并未
可期也又蒙許其吐露輙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為然幸不憚下教
政遠惟為國保愛倚需柄用以澤天下
議論明快不復支飾真古人之風施之今日則交駁為爭訐矣嗚呼
友道喪而欲道之明也豈不難哉 葛端調

○○與朱元晦二 再論無極太極　陸九淵

伏自夏中得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冒疾遽興、重為駭嘆、賢者進退綽綽有裕○所甚惜者、為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傾馳、江德功人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聞邸報、竊知台命不容辭免、莫須更一出否、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譏而已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聞至言○後便儻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疇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誨之諄複、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浙間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為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為、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

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道弘道非道弘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載物者地之職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使斯民達乎天下也所謂學之者從師親友讀書考古學問思辨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者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羣言淆亂之中俯仰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

名論可破自是

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

之習當見有文字偶爲人林一二字而怒形于色者真凡陋沉溺可

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

憫之甚

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當何求哉惟其是已矣疇昔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穽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耻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曾南豐之嚴健南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得書但見文辭繳繞氣象褊迫其致辨處類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疏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如白黑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

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疏即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省得氣力為無極二字分疏亦更脫灑磊落古人質實不尚智巧（此段是先生得力）言論（屢故屢陳之）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謂言顧行行顧言周道之衰文貌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蕪於辯說揣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非夫子叩之彼固晏然而無疑先行之訓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深於子貢者尊兄誠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淹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恨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為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竊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

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
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
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
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
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為無父此其
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
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
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

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
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
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為
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
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
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
之乎中即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理
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即是知
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
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

已字方用得當○尊兄最號為精通詁訓文義者○何為尚惑於此○無乃理有未明○正以太泥而反失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為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来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須以陰陽為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為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所領○言辭有指歸○為辨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領在無極二字○尊兄確意主張○曲為飾說○既以無形釋之○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其於此見得尊兄只是強說来繇○恐無是事○故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曰况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証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

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虗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爲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某實深信孟子之言前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遽坐以直紬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矣哉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絀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傍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言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當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曷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着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已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不遜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樂聞若猶有疑願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自愛

筆力明健英氣逼似孟子晦翁復書有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
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等語先生又扎云向蒙尊
兄促其條析且有無答今兄遽斷来章之戒深以為幸別經所謂不
謂尊兄遽作此語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雖微箴藥久當自悟今
尊兄必渙然於此矣願依末光以卒餘教二東文無辨難故不全載
節此以志始末焉　端誧

與劉深甫　學思　陸九淵

来書示以方冊所疑足見為學不苟簡然其理皆甚明白本無可疑若
於此未能通曉則是進學工夫不甚純一未免滞於言語爾今欲一一
為深父解釋又恐只成言語議論無益於深父之身之心非徒無益未
可見前輩答後進質問必先明本原次及辨論
必不及害之也大抵為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
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
得之學固不可以不思然思之為道貴切近而優游切近則不失己優
游則不滞物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記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日用之間

何遠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至於聖賢格言○切近的當○昭晰明白○初不難曉○而吾之權度○其則不遠○非假於外物○開卷讀書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詁訓章句○苟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蹶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修○而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冰釋理順時矣○如此則讀書之次○亦何遠而非思也○如是而思○安得不切近○安得不優游○若固滯於言語之間○欲以失已滯物之智○强探而力索之○非吾之所敢知○近某銓曹再黜、來歲又未免一來、深父勉之、謹無以言語議論妨進修之路、使此心之良、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有雨露之潤、雷風之鼓舞、日以暢茂條達、則來示數章、不求解於他人矣、

讀書要訣　葛端調

與張輔之 教學　　陸九淵

來書累累及已事辭複而意切讀之甚喜慰苟如是誰不欲相告者況如某之直而多言者耶今此子壽兄入邑此事政可面論第恐事衆不復能爾至邑又有謁見應接之煩雖相見有不暇及此耳故略寓此言之蒙諭鍼膏肓之說且師友切磋之言孰不欲各中其病顧恐學未至識未明不能知人之病耳又恐言或中病而听者不自以為病不能受耳又子方求吾言但當盡子受言之道不當教我告子之方使我告子而無其方則其言不足求矣子豈可教之使如何而告子耶必欲教人告己果何異教玉人雕琢玉哉至引孔子荅弟子問仁問政問孝之說此尤非所宜言孟子於孔子特曰願學而已吾於孔子弟子方且師仰

敬畏之不暇如顔子曾子固不待論平時讀書至子夏子游子張蘧伯玉南宮适諸賢言行未嘗不惕焉愧畏欽服而師承之而子遽可以孔子望我耶且子既能窺觀聖人答弟子之言知其無不盡處擴而充之聖人亦只如此是已已知教人之方則吾當北面矣尚何以鍼子膏肓耶雖然庸鉅知此言之非鍼子膏肓也（循〻善誘）寓至此欲止恐子未能深悟試更為詳言之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来羣聖人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秪益其私增其病耳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来書謂備嘗險阻辛苦而無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此亦非也子之能特然自立異於流俗趣舍必求是而施設不苟人之所為有所不敢為人所不能為已或能為之人之所知有所不敢知人所不能知已或能知之凡此豈非操心危慮患深之效歟雖然至於師心自用學植不進未必不繇此也古之所謂曲學詖行者不必淫邪放僻顚〻狼狽如流俗人不肖子者也蓋皆放古先聖賢言行依仁義道德之意如楊墨鄉原之類是也此等不遇聖賢知道者則皆自負其有道有德人亦以為有道有德豈不甚可畏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而尊所聞行所知只成得箇檐板自沉溺於曲學詖行正道之所誅斥累百世而不赦豈不甚可畏哉吾與流俗人同過其過尚小檐版沉溺之過其過甚大真所謂膏肓之病也来書舉程明道先生静亦定動亦定之語此非子之所知也定之於動静非有二

也來書自謂靜而定亦恐未能果如是也是處靜處動不同矣子之意豈不自謂靜時尚或能定獨難於動而定耶凡子之所謂定者非果定也豈有定於靜而不能定於動耶至又謂近雖未能不動而於動中之定頗疾幾焉此正是撟版處見子壽兄可面扣之吾已悟得亦不妨驗過如意有未平而子壽處或冗未暇言無惜以片紙見問切磋之益政有所望非所敢憚也

警撻處自非口舌機鋒 葛端調

見李德遠

陸九淵

古之學者汲汲焉惟君子之見非以其位華要之地可以貴己也非以其積祿邑之贏可以惠己也非以其妙速化之術可以授己也然而人宜之後世反此凡其僕僕於人者必其位華要之地者也不然則積祿邑之贏者也不然則妙速化之術者也非以是三者雖君子無見焉有不是三者之為而惟君子之從必相與羣而耶揄之以為狂且怪其生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今二十有四矣而漫刺未嘗有所投乃汲汲焉登閤下之門固衆人之所耶揄以為狂且怪然而甘心犯之惟以古人自慰爾教而進之於閤下固宜

落落有高致 葛端調

○得解見提擧

陸九淵

古之見者必以贄。今世之贄以文。文之作。所以道進見之意。當介紹之辭。而其弊至於苟為之說。恭敬者君子之道。非是無以為禮。而亟之者夷倨慢媟。失之者恭至於足。敬至於謬。夫無根苟作之說。叢襍緐縟之文。則僕之所不能。夷倨慢媟。足恭謬敬。則僕之所不敢。欲開名於將命者。而介紹之辭不先。羔雁之禮不講。用棒咫尺之書。以道其進見之意而已。其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繞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寔今兲子新即位、須科詔、而其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示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習俗之禮、凡官於是者、

無問其與舉選之事與否中選者均往謝焉退又爲啓以授之曰大謝
其竊以爲舉送公也從而謝焉私也謝之號固不可求其所謂謝之文
讀之於心甚不安故獨不敢謝見太守以其舉送也見貳車以其涖試
也是時王公爲使於此其亦慕其賢而欲見焉而王公適以召去不及
見今其復在舉送之列而執事爲使於此其賢尤爲人之所敬服用列
前之所爲與今之所以進見者爲贄焉爾惟執事進而教之
進見以文而至於苟爲之說雖昌黎亦不能免不如先生之簡直 荊
端誧

得解見權郡　陸九淵
其聞君子行不貴苟異然習俗之弊害義違禮非法制之所拘而必曰（如論）
不苟異而局局然不敢少進至於禮義之所在非法制之所禁乃曰不
苟異而不敢行則亦非君子之道矣今之舉送古賓興理也其著之令
甲行之官府者皆所以防姦僞待薄俗聖人之不得已也六籍所載雖
不能無脫亂訛誤然前聖之格言先王之善政其存固多較然可考明
天子固以此望天下之賢牧守習俗之弊害義違禮而非法制之所拘
者能徹而新之六籍所載義禮所在而非法制之所禁者能率而行之
此豈非明天子之所欲賢牧守之所當講而儒衣冠者之所願也且法
制之未善朝廷猶有望於縉紳之講明而況非法制之所拘者乎今之

與舉送者獨覩揭示、各為文辭、群聚而往謝舉送者、舉送者乃為之禮、然則斯禮也。蓋出於與舉送者之所求。而非先王之時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況古者以名舉人。猶所舉者不謝。而舉之者不受謝。今之舉以糊名。其說以為尤公。則亦奚以謝為。舉者進謝之禮。益習俗之弊。而以禮禮賓之者。益先王之禮而賢牧守之所宜率行於今日者也。故某之進見不敢謝、而獨以是為贄、進越之罪、惟執事察而恕之、

本朝霍文敏公嘗不謁座主。而其典試也。亦不受門生之謁。前輩風節。堅剛。揔縣於從君父起見。非好異也。讀此可少破習俗忘公狥私之惑。葛端調

○得解見通判　陸九淵

子游稱澹臺子羽非公事未嘗至其室、非公事而至公庭、不可也、其旅試塗棘之間、而執事實臨涖之、既覩揭示、獲與其選、用此聞名於將命者。不為不可。習俗有進謝之禮。公舉而私謝。僕以為未安。適以書言於擯使君甚詳。且謂舉送者俟中選之士謝焉而後禮之。非所謂以禮禮賓之之意。意之未究者。敢布之執事。幸垂聽而察焉。嘗觀漢朱博逐折儒掾之辭、竊嘆俗吏取必三尺。俗儒妄說經籍。蕪穢大道。汙玷前哲。罪不容於誅。博折掾曰、且持此道歸俟堯舜君出、為陳說之。而掾辭不復。博蓋知其不能捨為掾而去。能捨為掾而去。夫言聖人之道而為人折辱如此。乃獨不能捨為掾而去。則當時所陳。與今日所養所學可知矣。科舉之法、唐楊

維欲變之而不克變今日堯舜之君在上天下之好古樂道者莫不以
為必變法僕以為不必遽及於變也大冬之與大夏寒暑之相去遠矣
而其運未始頓異毫末之與合抱小大之相去遠矣而其生未始頓進
病法之未善而悖然曰必變非所謂包荒之量神而化之之道矣幾何
而不敗乃事哉然狃故常而莫之改偷安便而不肯為因循苟且棄玩
歲月則是大冬之不復夏而毫末之不復進而可乎故必變而通之然
後可以言化之之神而貴包荒之量者以其有馮河之勇可以革弊去
蠹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也今其之所陳於播使君者乃先王之
禮明天子之所望於賢牧守者所謂有變通之利而無矯激之難者也
賢而成之惟執事是賴若乃頌已效之德美述前日之能事則非事大
賢君子之道故不敢以進

觀得解後進見三書知吾輩始進必以正幾微不可苟如此　葛端調

與辛幼安　時事

陸九淵

輙有區區欲效○芹獻伏惟少留聰明賜之是正○竊見近時有議論之蔽○本出於小人之黨○欲為容姧廋慝之地○而飾其辭說○託以美名○附以古訓○要以利害○雖資質之美○心術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講之不詳○亦徃為其所惑○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其私憂過計○未能去懷敢悉布之○且以求教○古人未嘗不言寬○寬也者○君子之德也○古之賢聖○未有無是心○無是德者也○然好善而惡不善○好仁而惡不仁○乃人心之用也○遏惡揚善○舉直錯枉○乃寬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無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無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仁不善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則善者不可以伸○仁者

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為仁去不善乃所以為善也故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艸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姦庇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姦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為民為之囹圄為之械繫為之鞭箠使長吏操之以禁民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懲其邪惡除亂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宣於下而無所壅底今天子愛養之方丁寧於詔旨勤卹之意焦勞於宵旰賢牧伯班宣惟勤勞來不怠列郡成風咸尚慈恕而縣邑之間貪饕矯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懲惡之具以逞私濟欲置民於囹圄械繫鞭箠之間殘其支體竭其膏血頭會箕斂槌骨瀝髓與奸胥猾徒厭飫咆哮其上巧為文書轉移出沒以（可見州縣得其人則天下大治矣民不為寇尚何兵之應募餉之應）欺上府操其奇贏與上府之左右締交合黨以蔽上府之耳目田畝之（措耶言之可痛哭）民劫於刑威小吏下片紙因纍纍如驅羊劫於庭廡械繫之威心悖股

慓箠楚之慘號呼籲天隳家破產質妻鬻子僅以自免而曾不得執一
字之符以赴愬於上上之人或浸淫聞其髣髴欲加究治則又有庸鄙
（為此輩開說者其子孫必不昌）
淺陋明不燭理志不守正之人為之緩頰敷陳仁愛寬厚有體之說以
杜吾窮治之意游揚其文具偽貌誕謾之事以掩其罪惡之迹遂使明
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誠壅底而不達百里之宰真承宣撫字之
（可痛可恨讀之氣阻）
地乃浸轉而為豺狼蝎蠹之區日以益甚不可驅除豈不痛哉若是者
其果可宥乎果可失乎至於是而又從言寬仁之說以逆蔽吾窮治之
途則其滋害遺毒綏惡傷和豈不甚哉其與古人寬仁之道豈不戾哉
今之貪吏每以應辦財賦為辭此尤不可不辯今日邦計誠不充裕賦
取於民者誠不能不益於舊制居計省者誠能推支費浮衍之縣察收
（當道而乃）
斂滲漏之處深求節約簡尼之方時行施舍已責之政以寬民力以厚
國本則於今日誠為大善若未能為此則亦誠深計遠慮者之所惜哉
今日之苦於貪吏者則不在此使吏果不貪則因今之法循今之例以
賦取於民民猶未甚病也今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無幾而入私囊者
或相十百或相千萬矣今縣邑所謂應辦月解歲解者固多在常賦之
外然考其所從出則逐處各有利源利源所在雖非著令之所許而因
（惟視為常則无氣凋削盡矣）
循為例民亦視以為常而未甚病也利源有優狹優者應辦為易狹者
應辦差難然通而論之優者多狹者少若循良之吏則雖在利源狹處
亦寧書下考不肯病民今之貪吏雖在利源優處亦啓無厭之心搜羅
既悉而旁緣無藉張奇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橫索無所不至方且託應

辨之名為缺乏之說以欺其上頗不知事實不可掩明者不可欺通數十年之間取其庶而能者與其貪之尤者而較之其為應辨則同而其賊民誅求於民者或相千萬而不啻此貪吏之所借以為說而欺上之人者最不可不察也貪吏害民害之大者而近時持寬仁之說者乃欲使監司郡守不敢按吏此愚之所謂議論之蔽而憂之未能去懷者也不識執事以為如何今江西緊安撫脩撰是賴頗無搖於鄙陋之說以究寬仁之實使聖天子愛養之方勤恤之意無遠不暨無幽不達而執事之舊節素守無所屈撓不勝幸甚

吏貪則民貧民貧則強者為盜賊弱者為魚肉其理非難曉者此意真勤懇第一義有監府之責者知之 萬端調

改過

與傅全美

陸九淵

南城朋舊至此未嘗不詢動靜比來於包顯道處尤知其詳竊聞嘗以追惟往事自咎過深至於成疾此殆失於講究用心之過也古之學者本非為人遷善改過莫不繫己善在所當遷吾自遷之非為人而遷也過在所當改吾自改之非為人而改也故其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顏氏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豈為人哉一聞為仁繇己之言請問其目不少後既得視聽言動之目請事斯語不少遜其竊嘗謂若顏子者可謂天下之大勇矣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聖人所貴於訟過者以其知之必明而改之必勇也今訟其過而至於消沮摧縮奪其志氣而蝕其神明則亦非聖人訟過之旨矣

鈞是人也。雖愚可使必明。雖柔可使必强。困學可使必至於知。勉行可使必至於安。聖人不我欺也。於是而曰我不能。其爲自棄也果矣。常人有是。皆可責也。若夫質之過人者而至於有是。豈得而逭其責哉。今如全美之穎悟（以其志氣摧縮。稍激揚以拔之）俊偉。蓋造物者之所嗇而時一見焉者也。聞見該洽。詞藻瞻蔚。乃其餘事。公方之操。闊達之度。交游推服。聞者莫不歛仰。又謙謙若不足。片言之善。一行之美。雖在晚進後出。樂推先馬。此人所難能而全美優爲之。古人之學。非全美之望而誰望。若乃比者致疾之故。則又殆於不能自拔者矣。縣前之責。非全美之責而誰責。不肖之人。悖逆犯上。死有餘罪。而何敢見其靈響。今全美乃悔其初不有以厭不肖者之欲。而以致彼之死爲己罪。則亦惑矣。夫厭不肖者之欲。以遂其悖逆之謀。繩以春秋之法。不免於首惡矣。患姦獎逆。以細人之姑息爲美行。以全美之明。豈得不知此之爲非是。而反悔其旣往之不爲。邪祟之說。稍剛正者不得而行焉。而全美乃惑之乎。是殆生於悔所不當悔。而侵尋以溺於是耳。夫以不爲細人之姑息以患姦獎逆爲悔。以死有餘罪之鬼決不敢見其靈響者爲祟。則全美之不能自拔甚矣。夫不能自拔之過。在今日所宜勇改者。悔其所不當悔。惑其所不當惑。其理旣明。頓速更之。毋遲遲也。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過者雖古之聖賢有所不免。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惟其改之而已。不勇於改。而徒追咎懊悔者。非其所聞也。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心而已。一有不得其正。則當如救焦溺而求所以正之者。今邪正

是非之理既已昭白豈可安於所惑恬於所溺而緩於適正也哉今人
所患在於以已為是歸非他人雖有顯過猶悍然自遂未嘗略有自咎
自責之意今全美於所不當自咎者尚以自咎於所不當自責者尚以
自責與所謂不知其非悍然自遂者相千萬也今豈不能於所當改者
而勇改之頗益勵學不為人之志勉致為仁繇己之實思顏子之大勇
奮然自拔蕩滌摧傷湮沒之意不使有毫毛得以宿留於庭宇光芒所
射豈止在牛斗間正大之氣當塞宇宙則吾道有望

振警之氣令人強明以有立　葛端調

與包詳道　心學　陸九淵

人生天地間氣有清濁心有智愚行有賢不肖必以二塗總之則宜賢
者心必智氣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氣必濁而乃有大不然者乘爭陵犯
汙穢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所惡者乃或縱情甘心而為之此所謂行
之不肖者也於此有所不敢為有所不忍為有所不肯為而每求其是
者正者善者而為之雖未能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則然日履之間蓋
與向所謂不肖者背而馳也是亦可謂行之賢者也行之不肖固為愚

刻書此兩種人眉目畢露

矣謂不肖者為愚則反是者亦可謂之智然行之不肖者則或耳目聰

執此以辨邪正不独不失端厚可造之士更可不為浮士所欺非小

明心意慧巧習技藝則易能語理致則易曉人情世態多所通達其習

益也

於書史者雖使之論道術之邪正語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決天

下國家之成敗安危亦能得其髣髴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實詣其精微臻其底蘊而其揣摩傅會之巧亦足以熒惑人之耳目而欺未明者之心玩之而有味稽之而有證非知言之人殆未可謂不難辯也至其行之賢者則或智慮短淺精神昏昧重以聞見之狹陋漸習之庸鄙則其於慧巧者之所辯渾然曾不能知甚至於如荀卿所謂門庭之間猶可誣欺焉道術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國家之成敗安危尚何所復望其判白黑於其間哉利誘而害怵刑驅而勢迫雖使之如商丘開之赴水火蓋未必不可也理不可以泥言而求而非言亦無以喩理道不可以執説而取而非説亦無以明道理之衆多則言不可以一方指道之廣大則説不可以一體觀昔人著述之説當世講習之言雖以英傑明敏之資盤旋厭飫於其間尚患是非之莫辯邪正之莫分亂真之似失實之名一有所蔽而天地為之易位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於聖賢之言一失其指則倒行逆施弊有不可勝言者況於短淺之智慮昏昧之精神狹陋之聞見庸鄙之漸習一旦駭於荒唐繆悠之説驚於詭譎怪誕之辭則其顛頓狼狽之狀可勝言哉正使與之誦唐虞之書詠商周之詩殆亦未必不指汙沱為滄海謂丘垤為嵩華況又襍之以不正之言亦安得而不狼狽哉當其猖狂惶駭之時蓋不必明者而後知其繆也繇是而言則所謂清濁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賢不肖論也觀詳道之素亦可謂行之賢者也然其之竊所憂者蓋以其氣之不得為清而心之不得為智聞見之不博而漸習之未洪一有所

駭而莫克自定、止之者不一二而驅之者八九、其所當論者、蓋在清濁智愚之閒、而不在於道術之際也。不論其始之謬以求復其常、而患精殫力於道術是非之際、此其所以愈騖而愈遠也。詳道始至此、而說蓋甚恠、然其觀詳道之質本甚淳樸、非能自為此恠說也。使生治古盛時、康衢擊壤之謠、中林肅肅之行、未必不優為之也。一溺於流俗、再眩於怪說、狼狽可憐之狀、遂至於此。凡所以相告者、不過明怪說之妄、欲詳道之知其非而復其常也。（可以書紳知所自重）所慮者通疏曉了之人少、狂妄迷惑之人多、則其相與推激而至於風波荊棘陷穽之地者必衆、詳道氣之未清、心之未智、則殆將鼓舞倡和於其閒、又安能知其非而自免於此耶。今詳道日履之閒、所謂行之賢者、固未嘗自失、獨不幸悉心畢力以講術業、而不能自免於迷惑、今但能退而論於智愚清濁之閒、則是惑庶幾乎自解矣、道術之是非邪正、徐而論之未晚也、當局者迷、旁觀者審、用心急者多不曉了、用心平者多曉了、英爽者用心一緊、亦且顛倒眩惑、況昏鈍者、豈可緊用心耶。昆仲向學之志甚勤、所甚病者、是不合相推激得用心太緊耳、幾先嘗說諸公所謂退步乃是進步耳、此公却脫襟曉了、盡不狂妄、其疇昔之所患、在於徇俗自安、不向進耳、使其聞正言而知懼知勉、却不至於繆戾也、

此真為己之言、負血氣之剛而自詡有志當世者、讀此可知戒而自反矣。葛端調

與邵中孚　心學　　陸九淵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樸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內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沒於流俗、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詁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

則自然日光日明後日本原泝原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氷釋者
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
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
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
尚書纂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說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
少緩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閒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論讀書處可無窮思害心之弊　葛端調

與包顯道四　論學　陸九淵

天下事固有易言者有難言者有易辯者有難辯者人之病有易醫者
有難醫者非必不可醫為其病奇怪非如平常在表當汗在裏當下可
執常方而治之耳足下所與李解元序文及諸書覽之汗顏思為一言
以相藥則又有難言者然後知足下之病政所謂難醫者昨晚朝頡言
及其證亦甚明但恐言之中而足下未必省則又成難醫耳請試言之
足下之病得於好事凡親師友為學立行皆從好事中來故虛而不實
宜於今而未宜於古此言甚苦甚難聽足下未必肯服義然其實是也
幸毋忽而求諸道其嘗見士人試罷必各自謂得意自美其文有言其
文不佳者則甚拂其意吾嘗為之說曰但可擇此人平時不相能有讎

隙雅所憎惡者錄其文示之其人讀之失色喪氣不能自振則其文眞
佳文也如是而有不中選乃可言有司不明蓋不相能有讐隙雅所憎
惡之人必不欲我試中必不欲我程文之佳今觀我文愫然索然喪氣
失色則其文必佳也又有一說亦須是讐人識文字者方可為準今誠
仗素不說顯道而稍有見識者讀之却未必不竊喜以為無根如此不
足畏也他非面莫究
筆致深簡可惜矣端誠
有撰　不一

與趙推　聽訟　陸九淵

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葬者霸為區處曰某所大木可以為棺
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
為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繇以為
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放後世儒者乃以為鉤距而鄙之此在黃
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尤為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
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
實則亦豈可多罪今風俗弊甚獄訟煩多吏姦為朋民無所歸命曲直
不分以賄為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必能盡得其情若有
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鉤距非之則是

必使情實不知曲直倒置姦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爲道耶故愚儒之
論害道傷治其寔學者必當明辨乎此則正理可得而信也近見王吉
州言監司太守不可輕置人於獄（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蓋獄官多非其人吏卒常司其權平
民一抵於獄惟獄吏之所爲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文案既上從而察之
不能復有所見矣蓋其詞情皆繫於吏卒之所成練前書所謂奏當之
成雖使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者謂此也今有兩詞各護其說左
證疑似簿書契要無可考據事又有不在簿書契要者則獄中求實之
法謂之閂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爲二處三人則隔爲三處不使之相聞
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情者反
覆求之若使得在於初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於兩處參審必使有若
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心卻不能防吏卒之姦則
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故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
朝惟皐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
敬爾繇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
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
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間甚賢繼而聞之亦
無能爲重輕足下尤宜謹之
士一臨民則必親刑獄之事聽斷之法尤宜於今日心清慮到時預
白籌度者　葛端調

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亦難於官人盡心卻不能防吏卒之姦則吏卒必陰漏其事○則官人之智無所施矣○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繇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明利用獄○豈雖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新司理初聞其賢○繼而聞之亦無緣為重輕、是下尤宜謹之、士一諾○民則必親刑獄之事○聽斷之法○尤宜於今日○必請慮到時猶竹簿吏者嘗諮詢

○○○與蘇宰三　征輸　　陸九淵

如聞徙御戒行將如郡邸宜黃堂將大行寬恤之政以厚吾民之力為國家培固根本、為萬世不拔之基耶○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此陽道州所以為當世大賢、而史家載之以為美談者○天以斯民付之吾君○吾君又以斯民付之守宰○故凡張官置吏者為民設也○無以厚民之生而反以病之○是失朝廷所以張官置吏之本意矣○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朝廷官府之用固當野人供之○令賦輸之法斯民所當遵而不違也○違而不共民之罪也○官從而督之理之宜也○為守宰者固不可以許催科政拙之言而罪賦稅之事一切不理○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必指簿書期會為非吾當務○此乃腐儒鄙生不聞大道妄為繆悠

之說以自益其無能者之言也今簿書不理吏胥因為姦亂為長吏者雖於稽攷吏胥與姦民為市使長吏無所窺尋其縱迹此所當深思精攷覈其本末求其要領乃所為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簿書齊整明白吏無所容姦則姦民懼而弊事理良民下戶畏事之人不復被擾矣若循理而治賦輸又不能寬上府之督責則致為臣而去豈不甚公甚正甚榮甚美哉有如文丈大卿之賢善類所宗亦必甚慰其意以為吾有賢子不愧於陽道州矣世間富貴何限往往與草木俱腐其能自拔而與陽道州儷駕於方册者幾何人哉若曰今不得已且屈吾平日之志為苟免之道非其之所聞也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史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錢穀出納之事既非士所素嫻一至臨民茫無頭緒遂至地方事例必外詢于老吏征歛陋規必內受於法家昔責在前斜拾在後平日所學毫無可恃有不一變而為苟免之道者幾希矣不知地方事宜但使吾心虛公恪慎自可得之賢士大夫而征歛之方則數居六藝之末非吾輩可謝為分外者蓋計數既明則奸胥畏服自無法弊之憂又何陋規之足襲乎　葛端調

○○○與楊守三 吏治 陸九淵

逢遠色笑倏爾経時洽聞謳謠益用郷德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矣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四人殆如晨星之相望何謂難得矣今執事臨之又光於諸公邦人何幸雖然屬者郡政不競已甚積弊宿蠹殆難驅除滑吏豪家相為表裏根盟節錯為民蟊蠈質之淳黠勢之强弱相去懸絶本非對偶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於邦君之側以閑劇勞逸嘗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深細之計可敘座右）忘憶為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於黨中以寔偽事工為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説吾以異郷之人一旦而

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於吾之目塗巷之言不聞於吾之耳被害者又湻厚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得其情而不為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尚或能為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疎事漏而無以絶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奸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常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寔而其情亦未易得也一墮其計奸惡失所畏良善失所恃矣豈不難哉善惡之習猶陰陽之為消長無兩大之理一人之身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賢人反是則為愚一國之俗善習長而惡習消則為治國反是則為亂時之所以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開闢以來羲皇而降聖君賢相名卿良大夫相與扶持封殖者善也其所防閑杜絶者惡也明明在上者明此而已火在天上大有明之至也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傳亦有之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夫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夫子生今之世為今之吏亦豈遽使人無訟哉易有訟卦其來久矣不能無訟豈惟今日若其聽訟之間是非易位善惡倒置而曰自有使人無訟之道無是理也舜之受終必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而後天下咸服夫子之得魯政必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而後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鎮氏出其妻鎮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牛馬者不豫價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必使無訟之道當於聽訟之間見之矣君子之所以異

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此其存心也。與後世苟且以逃吏責、鉤距以立威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舉斯心以加諸彼、使善習日長、惡習日消、惡者屈、善者信、其無訟也必矣。蒙照知之素、輙敘區區以裨萬一。

大畏民志。此解得其實。葛端調

○與李成之仕進　　陸九淵

某去冬距對班數日、忽有匠丞之除、王給事遂見繳、既而聞之、有謂吾將發其為首相爪牙者、故皇懼為此、抑可憐也。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有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復汙人牙頰哉。鄉來面對、粗陳梗槩、明主不以為狂、而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所以低回之久者、欲俟再望清光、輸寫忠蘊、以致臣子之義耳。然而不遂、則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明坦不支。可想心境之曠。葛端調

與劉伯協二　時事　陸九淵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為公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為家替若簞食瓢飲肘見纓絕而人有義理正為家興吾人為身謀為子孫謀為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為忠其自謀者或不然亦是不忠於吾身矣其向來區區之志素有不在利害間之語正為此耳來示所謂輕犯名分之語甚未當理名分之說自先儒尚未能窮究其素欲著論以明之流及近時為弊益甚至有郡守貪黷庸繆為厲民之事縣令以義理爭之郡守輟以犯名分劾令朝廷內食者不能明辯其事今竟以罪去此何理也理之所在匹夫不可犯也犯理之人雖窮富極貴世莫能難當受春秋之誅矣當此道不明不行之時羣小席勢以從事亦

何嘗不借道理以為說顧不知彼之所言道理者皆非道理也尚不以斯言為罪敢傾倒以畢其說

詞旨明勁　萬端調

與黄循中　勸學

陸九淵

某山居講習粗適素懷荆門之命固出廟朝不忘之意然雅未有為吏之興幸尚遲次可徐決去就耳人之不可以不學猶魚之不可以無水而世至視若贅疣豈不甚可歎哉穹壤間竊取富貴者何限惟庸人鄙夫羨之耳識者視之方深憐甚憫傷其賊人之形而不求盡人之道至與蟻蝨同其飽適好惡虚生浪死其在高位者適足以播惡遺臭貽君子監戒而已此固循中所宜深曉弟居今之世不得不申言之諒亦不厭於此也

痛切　萬端調

○○删定官輪對劄子　　陸九淵

臣嘗謂事之至難莫知知人事之至大亦莫知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囚拘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不能自業見厭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跨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士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爲大者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常其困窮未遇之時臣嘗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此語確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

於心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鷄鶩之群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古非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臣進止

知人之知識如登梯則知人之明誠可學而至矣　葛端調

敬齋記　陸九淵

古之人自其身達之家國天下而無愧焉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凡今為縣者豈願其心有不若是乎哉然或者遏於勢而狃於習則是心殆不可收吏縱弗肅則曰事倚以辦民困弗蘇則曰公取以足貴勢富強雖姦弗治貧羸孤弱雖直弗信習為故常天子有勤恤之詔迎宣拜伏不為動心曰奚獨我責吏縱弗肅民困弗蘇姦弗治而直弗信天子勤恤之意不宣於民是豈其本心也哉勢或使之然也方其流之未遠平居靜慮或有感觸豈能不忸怩於其心至其同利相挺同波相激視已所行為天下達道訕侮正言仇讐正事則是心或幾乎泯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天地鬼神

不可誣也愚夫愚婦不可欺也是心或幾乎泯吾為懼矣黃鍾大呂施
宣於內能生之物莫不萌芽奏以大簇助以夾鍾則雖瓦石所壓重屋
所蔽猶將必達是心之存苟得其養勢豈能遏之哉貴溪信之大縣縣
地過百里民繁務劇暨陽吳公為宰於茲吏肅矣而事未始不辦民蘇
矣而公未始不足姦治直信民莫不悅而惴惴焉惟恐不能宣天子勤
恤之意是其本心之所發而不過於其勢者耶然公之始至則修學較
延師儒致禮甚恭余屢辱其禮不敢受今為齋於其治之東偏名之以
敬請記於余文至於再三望道之重若不可及者其聞諸父兄師友道
未有外乎其心者自可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
皆吾心也心之所為猶之能生之物得黃鍾大呂之氣能養之至於必
達使瓦石有所不能壓重屋有所不能蔽則自有諸己至於大而化之
者敬其本也豈獨為縣而已雖然不可以不知其害也是心之稂莠萌
於交物之初有滋而無芟根固於怠忽末蔓於馳騖深蒙窒覆良苗蕪
之不殖實著者易拔形潛者難察從事於敬者尤不可不致其辨公其
謹之其雖不敏他日周旋函丈頗有所請公名博古字敏叔淳熙二年
十有二月望日迪功即新隆興府靖安縣主簿陸某記
道氣博浩不事文藻之飾　葛端調

○○○荊國王文公祠堂記

陸九淵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横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絶如綫、未足以喩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

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
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
生俊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
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
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
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欲自盡
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
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
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
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

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
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指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
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
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
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
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
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
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
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
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

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
而聲光奕華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
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故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
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讙譁行之未幾天下
恟恟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
去小人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屛伏憸狡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禮
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定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
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
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
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
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
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
來久矣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
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
大有所爲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
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
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
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
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
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

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
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好惡用失情寔小人得以藉口
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
公固逆知已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反諸賢排公
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
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姦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
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復其手以導
崇寧之姦者寔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為定策至造詐
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
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
小人得閒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
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丘墟鄉貴人屬縣
立祠其上紹興初常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圮已甚過者咨嘆今怪
力之祠緜緜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其
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
侯錢公朞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撤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
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欵嘆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
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
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
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

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淳熙十有五年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某記

大見識大文字真是絶頂議論却又透入細微萬端調

本齋記　陸九淵

唐虞之朝禹治水皐陶明刑稷降播種契敷五教益作虞垂作工伯夷典禮夔典樂龍作納言各共其職各敵其功以成雍熙之治夫豈常試為之者哉蓋其所以自信與人之所以信之者皆在其疇昔之所學後世之為士者鹵莽泛濫口耳之間無不涉獵其實未嘗有一事之知其至者人才之不足為天下用固無足怪雖然是又未可以泥責於天下天之生斯民也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要當有任其責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乃知所先後之驗成都郭震醇仁以本名齋求言於余余嘉其志告以所聞後日當有以觀其驗

繇此觀之士不素養而求其有用吾未之前聞　葛端調

送宜黃何尉序　　陸九淵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意妙詞妙人累絲不能盡者此只以數言括之）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東陽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葢不難（此貶文）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故不至於罷而惜其去（字妙絕妙以嬉笑快其抒泄之思）臧貪而冒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比干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十分憤惋只以冷妙出之似贊寔毒）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嘗乎人心然

揆之奸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況其民心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尚何憾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為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況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聚陰輔陽以却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迕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尚何憾雖然何君譽處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寔為之也何君之志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吾將有憾於何君矣

更深憤而愈含蓄

憤激之懷愈淺愈刻勗勉之意愈諧愈方文字之味愈歛愈永柳河東集中恐亦不能多得日讀數過臨文當自有深致確去不患題枯意平無聊少味矣　葛端調

襍說一　心學　　　　陸九淵

皇極之建、彝倫之敘、反是則非、終古不易、是極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天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非之致、其可誣哉、雖然、苗民之弗用靈、當堯之時則然矣、遠舜受終而未有格心、乃竄之於三危、又數十載而禹始受命、爰有徂征之師、夫以堯舜之聖相繼而臨天下、可謂盛矣、蕭韶九成、鳳凰來儀、而蠢茲有苗侮慢自若、不要諸舞干七旬之後、而論於其不恭自賢之日、則違應之理殆無證於此矣、周自后稷積仁脩德、其來遠矣、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商之頑民、乃至三世而弗化、天之所以與人者、豈獨鈌於是乎、苗頑之於唐虞、商頑之於成周、可誘曰寡鄉原夫子

所惡也而人皆悅之楊墨孟子所闢也而言者歸之夫子受徒久矣而顏淵獨為好學其後無疑於夫子之道者僅有曾子夫子沒而子夏子游子張乃欲強之以事有若自夫子不能喻之於其徒曾子不能喻之於其友則道之所存亦孤矣嗚呼是非之決於其明不於其暗衆寡非所決也苟民之未格商民之未化鄉原之未知其非楊墨之未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未能克己而復禮彼其私說詖論可勝聽哉揆之至理則是所謂不善者也是所謂不明者也是其所以為非者也苟民之格商民之化鄉原而知其非楊墨而歸於儒子夏子游子張之徒一日克己而復禮則是非之辯判然明矣是理之在天下無間然也然非先知先覺為之開導則人固未免於暗故惟至明而後可以言理學未至於明而膽決天下之是非多見其不知量也純乎其善純乎其不善夫人而能知之也人非至聖至愚時非至泰至否固有所不純有所不純則其大小本末輕重多寡表裏隱顯始卒久近劇易幸不幸之變非至明誰能辯之有善於此至大至重宜在所師宜在所尊而以其有不善焉而其善不遂其事不濟舉世莫辯而反以為非反以為懲豈不甚可歎哉

此篇之意蓋言人生當孔子既沒之後雖未能得如孔子者而師之然亦貴能自得師而已至於任師世之責而以明理為己事者則未可不自叩其至明與否而膽斷天下之是非也　葛端調

雜說二 心學

陸九淵

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然心念之過有可以形迹指者有不可以形迹指者今人有慢侮人之心則有慢侮之容慢侮之色慢侮之言此可以形迹指者也又有慢侮人之心而僞為恭敬容色言語反若莊重此則不可以形迹指者也深情厚貌色厲而內荏者是也可以形迹指者其淺者也不可以形迹指者其深者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非惟念慮之不正者有著於形迹有不著於形迹雖念慮之正者亦有著有不著亦有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亦

有善不善雜出者如比干之忠則可見如箕子佯狂微子適周不可謂之不忠如曾子之孝則可見如舜不告而娶不可謂之不孝此是事理之變而不可以形迹觀者如匡章之得罪於其父乃在於責善此是善不善襍出者通國皆稱不孝則便見匡章不得爲子乃見得他善不善處分明故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常人不能知此等處又未是論世固有兩賢相值而不相知者亦是此處如老泉之於王臨川東坡之於伊川先生是也

可見聖賢知人百不失一者只是悉理盡耳常人不能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而岸然自以為無誤者亦其勢之自然而非有所強也　葛端調

雜說三　心學

陸九淵

堯舜文王孔子四聖人聖之盛者也二典之形容堯舜詩書之形容文王論語中庸之形容孔子辭各不同誠使聖人者並時而生同堂而學同朝而用其氣稟德性所造所養亦豈能盡同至其同者則禹益湯武亦同也夫子之門惟顏曾得其傳以顏子之賢夫子猶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具體而微曾子則又不敢望顏子然顏曾之道固與聖人同也非特顏曾與聖人同雖其他門弟子亦固有與聖人同者不獨當時之門弟子雖後世之賢固有與聖人同者非獨士大夫之明有與聖人同者雖田畝之人良心之不泯發見於事親從兄應事接物之際亦固有與聖人同者指其同者而言之則不容強異然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

而人之得於道者有多寡久暫之殊而長短之代勝得失之互居此也
大廣狹淺深高卑優劣之所從分而流輩等級之所繇辯也
先生兄弟將與晦菴東萊會講鵝湖欲先參合其所見時子壽有孩
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之句先生辯其非是有墟墓生哀
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之句子壽大歎服此文即其註脚也 葛端調

白鹿洞書院講義　陸九淵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睹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頓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於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辯其志、人之所喻繇其所習、所習繇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

義斯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喩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繇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讀至世安得不流汗浹背）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喩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篤行之繇是而進於塲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繇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先生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淸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旣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之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如此斬截洒透、聞其風者猶當動心驚魄、況於當日親炙之者乎。嗚呼講學不興、士氣之激昂、人才之輩出、未有期也。夫明王之制、州縣必有學、意豈不至、法豈不周、然至今日而亦有不可恃爲作新之本者矣。有世教之責、而復切生民之痛者、其必知之。蔦端調

策問一

陸九淵

問、語有之、曰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者疑其言之過、晉人有解之者曰、巢許遜天下、而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其相去、何啻九牛毛哉、其言誠辯矣、然嘗病其意之未廣、先儒論人之量、曰有天地之量、有江海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斗筲之量、其意廣矣、而嘗嘆乎言之難、備生乎天地之間、具人之形體、均之爲人也、品類差等、何其若是之相遼絶哉、今夫天下之俗、固不可以言古、然蒙被先王之澤、士之求堯舜孔子之道者、日衆、而儒宮學館之間、有父兄之所教、有師友之所講磨、而考其所向、則有常人之所恥者、此其與求堯舜孔子之道而期於必至、何啻九牛毛哉、二三子各悉究其日履之所鄉、嘗試相與共評斯語、毋徒爲場屋

課試之文、試言人之所以相去若是遼絶者何故○已之氣質已之趨鄉當在何地○今日之用心今日之致力者其寔何如將有所次焉○

此等策問亦不似場屋課試之作○葛端調

策問二

陸九淵

問齊欲稱東帝、鄒魯之臣妾、肯死而不肯從之、秦欲稱西帝、魯仲連肯死而不肯從之、夫以齊秦之强力足以帝天下、而卒沮於匹夫之一辭、豈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孟子之言、於是信矣、西漢不崇禮義、好言時宜、然孫通陸賈之徒、號稱以儒見用、綜其實殆未有以殊於奇謀秘計之士也○高祖寛大長者之稱、見於起兵之日○惟恐沛公不為秦王、則長安之民所以愛戴之者、亦可謂深且素矣○繼以文景之仁○武宣之政令、所以維持之者、亦後世所鮮儷○元成哀平雖浸以微弱○亦非有暴驁淫虐之行○然區區新莽舉漢鼎而移之、若振槁葉○天下懾然莫之敢争○東都之興、光武之度不洪於高祖○明帝之察慧有愧

於文景多矣章帝之仁柔殆伯仲於元成之間自是而降無足譏矣然
綿祀埒於西漢以曹操之強其所自致者不後於高光然終其身不敢
去臣位視天下有孔北海如孺子之有嚴師傅凜然於凡席之上而不
敢肆也推其所自則尊禮卓茂以為太傅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講論經
理夜分乃寐殆未可以文具而厚非之也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初不
可以二理觀二三子盍自其身而觀之以及於家於國於天下而備論
夫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道有道之世士傳言
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皆朝廷之所樂聞而非所禁也有能究唐虞
三代之政論兩漢之得失以及乎當世之務者其悉書之毋隱
轉折高妙文情跌宕甚出 葛端調

程文　陸九淵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解試
知所以成己而無非僻之侵則誠之在己者不期而自存知所以成物
而無驕盈之累則德之及物者不期而自化乾之九二何其誠之至而
德之博也庸言之必信庸行之必謹是知所以成己矣知所以成己則
誠豈有外乎此哉又懼夫邪之為吾害而閑之也嚴使無一毫非僻之
習以侵之則誠日益至而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矣反而誠其身推以
善斯世是知所以成物矣知所以成物則德豈有外乎此哉人懼夫伐
之為吾病而去之也盡使無一毫驕盈之氣以累之則德日益博而及
物者不期化而自化矣誠之在己者不期存而自存而其端特在於閑

庸德之及物者不期化而自化而其機特在於不伐則天理人欲之相為消長其間可謂不容髮矣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此所以為君德歟中庸之言誠曰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則成己成物一出於誠彼其所以成己者乃其所以成物者也非於成己之外復有所謂成物也又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然則曰誠曰德一本乎性彼其所謂誠者乃其所以為德者也非於誠之外復有所謂德也明乎中庸之説則乾九二之君德可得而議矣言行之信謹二之所以成己者也善世而不伐二之所以成物者也彼其所謂信謹者乃其所以不伐者也舍言行而求其所以善世者則爭矣閑邪存其誠誠之存諸己者也德博而化德之及乎物者也彼其所以閑而存者乃其所以博而化者也外乎誠之存而求其所謂德之博則惑矣若夫朝謀夕訪求所以治乎人而不知反求諸其身安知夫大人正己而物正而二之善世者特在乎言行之間而已也小惠小信欲以為己之德而不知誠之不可揜安知夫明明德於天下者蓋本於止心誠意而二之德博者繇乎其誠之存也至矣哉誠之在天下也一言之細一行之微固常人之所忽然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君子喘言蠕動皆足法造次顛沛必於是庸言之信而莫不可以為天下則庸行之謹而莫不可以為天下法知至乎吾之誠而不知夫言行之細也然邪之與正猶明魄之相為生死陰陽之相為消長非辟之習一毫焉侵之則言隨以不信而行隨以不謹

矣。尚何有於誠之至。故爲冠以莊其首。爲屨以重其足。在車聞和鸞之音。行步聞珮玉之聲。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防閑其邪。而使非僻無自而至者。備矣。則凡見乎吾身而充乎天地者。何往而非誠哉。茲不曰不期而自存者乎。大矣哉。德之見於天下也、推吾所有、兼善天下、此固人之所甚欲、然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正身以正四方、脩己以安百姓、且日麗必照物、雲濃必雨苗、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極吾之善、斯足以善天下矣、然伐之害德、猶木之有蠹、苗之有螟、驕盈之氣。一毫間之。則善隨以喪、而害旋至矣。尚何有於德之博。故有焉而若無。實焉而若虛。功贊化育而不居。智協天地而若愚。消彼人欲而天焉與徒。謙沖不伐而使驕盈之氣無自而作。則凡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乃所以爲德也。茲不曰不期而自化者乎。嗚呼。繇乎言行之細而至於善世。繇乎己之誠存而至於民之化。德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信乎其在於至誠。而知者誠者。信乎非聰明睿知達天德者有不能也。以經攷之、乾之六爻、隱而未見、行之未成者、初之潛也、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者、上之亢也、三則以危而進德、四則以疑而自試、惟五以飛龍在天、而二以見龍在田、皆有利見大人之美、夫君位既已在五。則夫君德者。非人之龍德而正中。其誰足以當之。聖人於是發成己成物之道。存誠博德之要。使後之人君。能明聖人之言以全九二之德。則天下有不足爲矣。切嘗稽之於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爲如何。納伯益儆

收法渾然有體

戒之辭則固有忌諱詳伯禹股肱之命則使之弼違嗣邪存誠可見於此矣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則善世不伐為如何弦其民之心則天下同戴稽其民之俗則比屋可封德博而化可見於此矣九二之德大舜其盡之矣說易者以為九二之爻蓋舜之田漁時也今槩以為帝之事可乎曰以位而言則田漁時也以德而言則夫子匹夫也或曰祖述堯舜或曰賢於堯舜詎謂乾之九二而不足以言舜乎不然則何以謂之君德

有今有合有伏有繳此宛然八股業矣嗚呼安得此浩衍之氣明淨之觀常留天地間乎志於古者幸一平心對之葛端調

可使民宜之

陸九淵

民猶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為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湧躍莫不以為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繇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為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為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於民雖其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

制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繇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黄帝之事於六藝無所攷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攷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為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為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太羹玄酒必不盛以鏤漆之器讀此不嘗置身羲黄以上 葛端調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陸九淵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辦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既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脩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

已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為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為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為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時解於此章之、義分按四德以天地聖人相承而講不知易道自無所不通豈必章句所能限也如此雄高樸茂之着安可以其悖於制而廢之耶　葛端調

孝文大功數十論

陸九淵

頌人之美者必增重乎其人頌人之美而不足以增重乎其人則其非為無疑矣立言之非者必貽譏於後世立言之非而不足以貽譏於後世則其非又有大焉者矣孝文漢之賢君也晁錯大廷之對枚數其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之事而凡之曰大功數十其美亦已至矣其言亦已夸矣而後世稱文帝之賢者初不以斯言而增重蓋文帝以直言極諫求人而錯亦以直言極諫充詔不聞條疏闕失輔帝不逮而猥用稱述功烈其辭諄複騃騃乎佞譽諂諛之風勞於附會粉飾而無中情當理之實其非無足疑矣然自昔公明通方之士於錯之對未嘗深致意於斯言非以為然而或取之也蓋以其言之非消大過於是者而不必以

斯言輕重之也君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此一言之失者也若
錯之對無非遷就牽合之說如五帝三王五伯之說一篇之襟領而悖
理尤甚要其歸獨欲以自親事一說勸帝而又大乖乎帝王之道此孝
文大功数十之說（見洞徹心腑）宜昔人之無機焉耳雖然言心聲也錯以大廷對策（如此識）
豈徒為是繆戾不根之說以塞詔而已耶蓋其刑名慘刻之學深欲其
君癈放股肱之臣身優叢脞之任智憊力竭欲已不可欲進不能則勢
必委之於我而我之辯智得伸焉其機如此則亦不得不盛稱其功烈
能事以聳動其欲為之心激發其敢為之氣使之樂吾之說而不自知
焉然則大功数十之說豈可謂之不足輕重而置之乎孟子曰長君之
前曲裝此正斷得体
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錯之斯言其逢君之惡者矣為錯解者曰
將順其美亦事君之道而何過之深乎嗚呼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彼其
終身之所學平日之所存發之於言者雖欲掩匿蔽覆繇君子觀之如
見其肺肝況其處心積慮旁求曲取以附致其邪說而有所不知則不
可謂之知言者矣說春秋者以為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
聖人之情猶可以辭見蓋聖愚邪正雖異而情見乎辭則同目動言肆
懼我之情見矣幣重言甘誘我之情見矣錯述文帝之功其目数十如
躬親本事廢去滛末農民不租親畊節用示民不奢此五者特一事也（勘破）
如絕秦之迹除苛鮮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不孥誹謗不治除去
陰刑此七者亦一事也其餘事同而條異者亦又有之號之以大功凡
之以數十則其意亦可見矣蓋將以夸許聳動文帝之心而作其自任

之意按之膠擾之地陰拱以窺其困而乘其隙以申辯智焉肇端於文帝之日而遂申於景帝之朝卒然讙於七國之變而山東幾非漢有表蓋從容一說而要領竟分於東市世莫不有譏忌之惜而愚獨喜其少足以正逢君之罪

筆力之深勁可透十重鎧甲明允諸史論不得專美於前矣〇錯之學術行事大似韓非此文得之可稱沉快　葛端調

〇〇天地之性人為貴論

陸九淵

聖人所以曉天下者甚至天下所以聽聖人者甚藐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為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為惟夫陷溺於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於利欲而良貴繇是以賓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焉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既藐矣乎天地之性人為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

體與天地甚顏。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為是闊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於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天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於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於孝乎之問。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為貴。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於心乎。於此而猶膠膠於辭說議論之間。亦奚啻不以三隅反者哉。雖然。愚豈敢以是彈責天下。獨以為古之性說約。而性之存焉者類多。後之性說費。而性之存焉者類寡。告子湍水之論。君子之所必辯。荀卿性惡之說。君子之所甚疾。然告子之不動心。實先於孟子。荀卿之論。縣禮縣血氣智慮容貌態度之間。推而及於天下國家。其論甚美。要非有篤敬之心。有踐履之實者。未易至乎此也。今而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拾孟子性善之遺說。與夫近世先達之緒言。以盜名千澤者。豈可與二子同日道哉。故必有二子之質而學失其道。此君子之所宜力辯深誡。挽將傾之轅於九折之坂。指迷塗而示之歸也。若夫未有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而遽為之廣性命之說。愚切以為病而已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弗能。儻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吾夫子人為貴之說乎。

言高意固。切不患其寥廓也。　葛端調

智者術之原論

陸九淵

實亡莫甚於名之尊道弊莫甚於說之詳自學之不明人爭售其私術而智之名益尊說益詳矣且誰獨無是非之心哉聖人之智非有奇絶卓異不可知者也直先得人心之同然耳其見於施設則合物理稱事情犂然當乎人心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奚名之尊奚說之詳哉逮夫智失而私術興則向之良心日馳騖乎詭譎姦詐之場實不足以欺天下也將竊智者之名以售其詭故名不得不尊名不可以徒尊也將文近似之說以實其名故說不得不詳名尊說詳而智之實益亡弊益甚矣此則智之賊也漢公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其賊智之誅固不可逭而愚又幸智之説緜是而益明也世之罪弘者常以其飯脫粟爲布被殺

主父偃徒董仲舒膠西此雖其挾術之明驗而特一人之過一時之害而常情之所易知者多詐不情汲黯能詰其不忠外寬內深班固能知其意忌蓋有不足深誅者至於竊智之名以售己之術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為治天下不可以無術而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此吾所謂智之賊而不可逭之誅也然墨之賊仁楊之賊義鄉原之賊德皆以近似之亂真其罪正與弘之言智等耳及孟子辟而闢之而曰仁曰義曰德孫楊墨鄉原而其說益明有能因弘說而闢之使天下曉然知夫私術之賊智則弘之說亦智之幸也弘之說曰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迹使遠近情偽畢見於上謂之術此所謂要之以利害之效文之以近似之辭使聽之者誠以為聖人之智亦不過如此而已也且聖人之智明徹洞達無一毫私意芥蔕於其間其於是非利害不啻如權之於輕重度之於長短鑑之於姸醜有不加思而得之者故其處大疑定大論亦若饑食渴飲夏葛冬裘焉已耳雖酬酢萬變無非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有不加毫末於其間者夫如是可謂之術乎果必若弘之說乎鑠金為刃凝土為罏為網罟為耒耜為宮室棺槨為舟車弧矢杵臼之利此皆上世之所無有創物以教天下者也而夫子則以為皆取諸易之卦畫是聖人之智見於創立者猶皆因其固然而無容私焉況於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常而弘欲以其私術為之乎語稱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詩稱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生殺通塞輕重得失之理昔非有異於今也

必欲以私術為之則舜禹文王誠不公孫氏若也自學之不明而聖人之智不復見矣世之人祗〻以謂凡所以経綸天下創立法制致利成順應變不窮者皆聖人之所自為而不知夫蓋因其固然行其所無事而未嘗加毫末於其間彼後後者方且各以其私術求逞於天下而曰此聖人之所謂智也故老氏出於春秋而有棄智之說孟子生於戰國而有悪鑿之言是皆見夫逞私術之失也然終至於縱横如儀秦刑名如鞅斯者襍然四出而天下遂以分裂潰散至秦則燼然矣公孫氏生於漢而以儒名當世此溺待極焚待救之時也乃復尊智之名詳智之說以售其私術世之人雖欲聞先王之智孰從而聽之故曰智之賊也孟子者聖學之所係傳也故其言發明聖人之智而指當時所謂智者

以為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聖學之異端也故幸夫私術之失因欲申己之學而其言則曰絶聖棄智又曰以知治國國之賊是直泛舉智而排之世之君子常病其污吾道而不知其皆售私術者之過也使術之說破則為老氏者將失其口實而奔走吾門嬌之不暇其又何污焉嗚呼觀老氏之說孟子之言與儀秦鞅斯之所為則術之害智所從來久矣非直至漢而然也然昔之為私術者名未甚尊說未甚詳故辯之者不力罪之者不深若孟子者不過曰行其所無事悪夫鑿而已至於公孫以黠中辯吻發策人主之前陳智之名益尊而術之說甚詳學明於道者有不能不為其疑似所惑故辯之不得不力罪之不得不深辯之力罪之深而智之說不明者不也故曰弘之說亦智之幸

深奇峭筆可稱善辯　葛端調

房杜謀斷如何論

陸九淵

事之要者無二機，計之得者無二說，然而得於積思者其意疑，得於忽悟者其意決。此謀之與斷所以異任而同功，殊稱而一致者也。天下之事，惟其要而難處也，於是乎有賴於謀。彼其以善謀稱而不足與斷者，豈無得於其機而嘗試為之說也哉？顧（滑乎情之至）特以其旁推曲考，原始要終，紬繹復熟而得之，則謹重之心勝而剛決之意微，故不能不自疑其有所未善。至於善斷者，因其謀而遂斷之，其始之為謀雖不出於己，而亦豈無得乎其心，而徒徇人之說，以勇於必行而已哉？蓋其權奇倜儻，方鬱於紬繹復熟之久，而聞言輒契，覩機忽悟，如雷蟄而忽驚，日曀而忽明，其勢不能不決。然則謀之與斷，雖所任各異，所稱各殊，而要其實豈不

同功而一致也哉唐房杜佐太宗取天下而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於斷愚請以是而論之甚哉機事之可畏而謀斷之任不可以非其人也嘗觀漢高祖聽酈生之謀刻印立六國後高祖方食以告張良良借前箸籌之高祖至輟飯吐哺怒罵令趣銷印石勒去高祖五六百載以奴虜之身據有中原初不知書一旦聽讀漢史至刻印事駭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讀至張良之籌乃曰賴有此人嗚呼使酈生佩印已行數舍之遠則高祖之天下幾已去矣知天下之機事率如是之可畏而張良之籌高祖之罵石勒之駭皆機緘互發如聲響相應非直偶然而已則知凡所謂謀者斷者皆不可以或非其人而房杜之才智可得而論之矣雖然元齡謀事帝所必曰非如晦莫與籌之及如晦至則卒用元齡策自常情觀之元齡不失為謙抑謹重而如晦則為無謀而因人成事者耳嗚呼以此論房杜此與兒童之見何異奕秋中枰而輟奕少下於奕秋者必不能以舉其棊矣王良中道而弭與少下於王良者必不能以振其策矣天下之機事而可以非其人而與於其間哉或謀或斷必其機緘識畧之相符者而後可也韓信破趙之後發使使燕而燕人從風而靡其策乃不出於韓信而出於李左車然天下不以韓信為不知兵鄒陽受梁之謝入見王長君而梁罪竟解其計乃不出於鄒陽而出於王先生然天下不以鄒陽為非辯士蓋因其善而用之與夫發悟於心者實機緘識畧之相符而非苟從之者也知此則知房杜之謀斷如宮商之相應而同於成聲如斤斧之迭用而同於成器初不可以

差殊觀而優劣論也柳嘗言之太宗以弓矢定天下其智畧之出於已者班班見於紀傳大馬制勝千里之外小馬決機兩陣之間超逸神變不可窮極及天下既定談治道論政理則老師宿儒詘其辯此亦難乎其為臣矣然而自渭北一見之初秦府表留之後謀必於房斷必於杜則夫二公之才智豈淺淺者所可得而窺議哉及考之傳紀則夫謀斷之迹有不可得而見焉嗚呼此二公之才智所以為不可及歟史臣取柳芳之言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此真足以知房杜謀斷之本矣若乃謀之不善而強欲以辯屈人之異已如徐湛之於沈慶之者又有嫉其謀之善而必為沮格撓敗之計如牛僧孺之於李德裕者其視房杜之謀斷奚啻天淵之相邈哉雖然法律之書詳而望之以禮樂則缺功利之意篤而賢之以道義則踈此雖不足以是責之而亦不能不使人歎息也

千古絶論知此義者方可集思廣益於朝廷之上真大儒忠愛誠悃之言葛端調

劉晏知取予論

陸九淵

天下之事不兩得知其說者斯兩得之矣取予之說事之不兩得焉者也民有餘而取國有餘而予此夫人而能知之者也至於國之匱方有待乎吾之取而濟民之困方有待乎吾之與而蘇當是時顧國之匱而取之乎必不恤民焉而後可也顧民之困而予之乎必不恤國焉而後可也事之不兩得孰有甚於此哉使終於不兩得則終無一得焉爾矣故取予之說不可謂易知也取而傷民非知取者也予而傷國非知予者也操開闔斂散之權總多寡盈縮之數振弊舉廢挹盈注虛索之於人之所不見圖之於人之所不慮取焉而不傷民予焉而不傷國豈夫人而能知之者哉必有其才而後知其說也非唐之劉晏吾誰與歸史

民以知孔子許之真知晏者哉夫所病夫孔子之難者非一不足之難而皆不足之難也下有餘而取之可也彼方不足也而何以取之上有餘而予之可也此方不足也而何以予之天下有皆不足之病矣而有皆不足之理乎聞之曰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天下蓋未始皆不足也方其上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下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上焉者矣下之不足也不必求之上也其可以足之者固有存乎其下焉者矣將輸之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徑儲藏之利害不患則公困於腐蠹之弊物若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吏汗法弊則私良公害私盈公虛此所謂不必求之下焉者也富賈乘急而騰息豪民困弱而兼并貪胥旁公而侵漁繩麾不立而連阡陌者猶未已也糟糠不厭而餘錙黍者猶爭侈也此所謂不必求之上焉者也繇是言之有餘不足之數可得而見而取予之說可得而知也然狃於常者變之則駭便於私者奪之則爭黨繁勢厚則扞格而難勝謀工計深則詭秘而不可察國利而害愈繁趨省而費益廣則夫天下之才果不易得而取予之說果不易知也支左屈右夫射者舉知之也至於中秋毫於百步之外左右前後惟的之從知之者惟后羿而已攬轡執策夫御者舉知之也至於致六馬於千里之遠周旋曲折惟意所適知之者惟造父而已國不足而取民不足而予夫人而能知之也至於取不傷民予不傷國知之者惟晏而已利病具於元載之書而轉漕之說詳鼓吹出於東渭之橋而轉漕之功著補辟之選精也干請者寧奉以廩入故趣督倚辦而功成

教令之出嚴也數千里無異於目前至頻呻諧戲不敢隱塩法家於第
五琦而地無遺入鼓鑄興於淮楚間而貨有餘緡彼其所以取之者豈
盡出乎下哉是以取之而民不傷駛足募而商賈不得軒輊價之低昂
賑救行而豪植不得乘細民之困溺簡核出內一錢[illegible]無所竄
巧督漕主驛一出之官而民得以息肩無名之斂雖罷而監権實行米
粟之賑雖出而襍貨則入彼其所以予之者豈盡出乎上哉是以予之
而國不乏嗚呼創殘之餘而餉敵之甲未解也飢疫之後而饋車之輸
未艾也上方宵旰而民且囂囂而晏也遑遑於其間深計密畫推羨補
闕國不增役而民力紓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非夫知取予之說孰取予
之術疇克濟哉若夫頭會箕斂剝膚椎髓疲民力而激使漕之功於難

成之渠捨吏欺而責負逋之租於已輸之民竭下以益上困民以悅君
此則韋堅王鉷楊國忠之倫無恥敗國甘處乎晏之下而人皆憤焉者
也至於談仁義述禮樂旣古人之文而不旣古人之實大言侈說而不
適於用如裴光庭之累宇文融之惡而不能任國用不足之責房琯知
惡第五琦而不能對何所取財之問此則不知堯舜孔孟之學雖自處
不在晏之下而天下皆笑之者也甘處乎下者如彼欲出乎上者如此
則夫知取予者非晏之與而誰與也雖然論之以聖人之道照之以君
子之智則堅鉷國忠雖晏所不為而愚恐其有時而同科琯光庭雖不
足以詆晏而愚恐晏未免於可詆何則晏之取予出於才而不出於學
根乎術而不根乎道出於才而根於術則世主之忠臣而聖君之罪人

也上有道揆而責以有司之事焉可也人君悅而尊寵之鮮有不弊焉
者也易之理財周官之制國用孟子之正經界其取不傷民予不傷國
者未始不與晏同而綱條法度使官有所守民有所賴致天下之大利
而人知有義而不知有利此則與晏異故曰出於才而不出於學根於
術而不根於道晏之治財未能過管商氏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管
商曾西之不為孟子之不顧至於商君則後世篤論以為帝秦者商君
也而亡秦者亦商君也今晏之所為如茗橘珍貢常冠諸府要官華使
多出其門畏權貴而稟其人黑其口而啖以利為國家者亦何利於此
哉使不死於楊炎之擠則其汚身敗國者將不止此人莫不以楊炎之
擠為晏惜而愚獨以為晏之幸故曰論之以聖人之道雖之[illegible]之
智蓋未免於可詆亦未必不與堅鉄國忠等同科雖然才之難也久矣
道不稽諸堯舜學無竊於孔孟毋徒為俊說以輕議焉可也
讀史不熟心計不精者不能道一字　葛端調

政之寬猛孰先論

陸九淵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君之心，政之本，不可以有一而後世二之者，不根之說有以病之也。寬猛之說，其論政之不根者歟？岐君之心，撓政之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惜乎未之辯也。唐憲宗問權德輿政之寬猛孰先，當時德輿之對，似亦有得乎吾所謂君之心、政之本者矣。惜乎其不能伸之長之，而寬猛之說未及辯也。寬者美辭也，猛者惡辭也。寬猛可以美惡論，不可以先後言也。强弗友之世，至於頑嚚疾狠、傲逆不遜，不可以誨化懷服，則聖人亦必以刑而治之，然謂之剛克可也，謂之猛不可也。五刑之用，謂之天討，以其罪在所當討而不可以寬於刑，而非聖人之刑之也，而可以猛云乎哉？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舜必

命皋陶以明五刑、然其命之之辭曰、以弼五教、期於無刑、皋陶受士師之任、固以詰姦慝刑暴亂為事也、然其濅於舜者曰、御衆以寛、曰罰弗及嗣、曰罪疑惟軽、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経、好生之徳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嗚呼、此吾所謂君之心而政之本也、而可以猛云乎哉、寛猛之説、古無有也、特出於左氏載子産告子太叔之辭、又有寛以濟猛、猛以濟寛之説、而託以為夫子之言、嗚呼、是非孔子之言也、且其辭曰、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残、残則施之以寛、使人君之為政、寛而猛、猛而寛、而其為之民者、慢而残、残而慢、則亦非人之所願矣、嗚呼、是非夫子之言也、語載夫子之形容曰、威而不猛、書數羲和之罪曰烈於猛火、記載夫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故曰猛者悪辭也、非美辭也、是豈獨非所先而已耶、是不可一日而有之者也、故曰可以亡不可以先後言也、左氏之傳経、説春秋者病其失之誣、柳宗元非其國語、以為用文錦覆陷穽、彼其寛猛之説、其為誣而設陷穽也大矣、左氏不足道也、吾觀西漢董生三策、不能無恨、三策之辭、大抵粋然有皋夔伊傳周召之風、使人增敬加慕、其首篇有王者宜求端於天、任徳不任刑之説、尤切時病、至武帝再策之、有所謂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悪之説、且繼以周秦之事為問、嘗謂當時待詔者百有餘人、至於此語、未必非仲舒任徳不任刑之言有以激之也、此其説蓋亦有所自來、而仲舒乃不之辯、特推周家刑措之效以為縣於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殆若無以加答而還就其説者、然若夫周措刑

之美秦用刑之非武帝固自言之矣彼之所悶者特以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有異於周之措而秦之用此則武帝之所據以遂其任法之意者也此其說蓋出於戴記商人先罰後賞之言嗚呼盡信書不如無書戰國之君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孟子必力辯血流漂杵之言以為非是武成周書也戰國周之世也書者又夫子所定去孟子未久也至其言有害理非實而足以病人君之心術亦必力辯而無嫌武帝之時經籍出於秦火灰燼之餘而記禮之書特傳於二戴之口其非聖人之全書明甚其所謂執五刑傷肌膚之說又背理非寔亦彰彰明甚仲舒胡不稽克寬克仁之言敷政優優之言後來其蘇后来其無罰之言以告之且中戴記先罰後賞之說明辯其非是以法武帝之惑頗乃還就其說而不之辨亦異於吾孟子矣張湯之徒竟以任職稱意公卿之間往往繫獄具罪知見之法興繡衣之使出固家文峻而姦宄愈不勝吾於仲舒之策不能無遺恨焉至再傳而為宣帝之襍霸又轉而為元帝之優柔皆此說之不明也嘗謂古先帝王未嘗廢刑刑亦誠不可廢於天下特其非君之心非政之本焉耳夫惟於用刑之際而見其寬仁之心此則古先帝王之所以為政者也堯舉舜舜一起而誅四凶象用孔子孔子一起而誅少正卯是二聖人者以至仁之心恭行天討致斯民無邪慝之害惡懲善勸咸得游泳乎洋溢之澤則夫大舜孔子寬仁之心吾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然則君人者豈可以須刻而無是心而所謂政者亦何適而不出於此也故曰

君不可以有二心。政不可以有二本。唐李吉甫嘗言於憲宗曰、刑賞國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恩惠洽矣、而刑威未振、中外懈怠、願加嚴以振之、當時帝顧問李絳、絳雖能以尚德不尚刑之說折之、然終未能盡愜於理、盍亦曰吉甫爲宰相、若中外誠有傲逆淫縱、敗常亂俗、麗於法而不可逭者、盍亦明論其罪、告主上以行天討乎、何乃泛言刑威不振、勸人主以加嚴、此豈大舜明刑之心、而皐陶所以告舜之意乎、如此則不墮於偏廢之說、而吉甫之失自著矣、噫吉甫斯言、可謂失其本心者矣、其後於頔勸帝峻刑、帝乃告諸朝而推論其意、吉甫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則吉甫亦可謂知恥者矣、後之欲以險刻苛猛之說復其君者、尚鑒於此哉、善哉德輿之所以告其君者乎、蓋亦有合乎吾孟子告君之機、惜乎其無以終之也、人君之所以進於先王之政者、蓋始於仁心之一興爾然而事物之至利害之交此心常危而易蔽況夫水溺火烈之說載於左氏嚴理寬亂之論著於崔實而世莫之非一旦而君有寬猛孰先之問、安知其不有所蔽而然乎德輿首告以太宗觀明堂圖以罷鞭背之罪、此與孟子以見牛之說告齊宣王何異、真足以興其仁心矣、宜乎憲宗然之無疑、其後不惑於吉甫於頔之說、而能顧問李絳、推論於朝者、未必非德輿斯言力也、雖然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仁心之興固未足以言政孟子之興其仁心者固將告之以先王之政也、若德輿則不復進於是矣此吾所以惜其無以終之也、嗚呼、是說之難久矣、自堯以是而衰鰥寡之辭、舜以是而稱皐陶之休、

禹以是拜伯益之言湯以是優代虐之政文王以是明丕顯之德武王以是釋箕子之囚至於穆王猶能以是而作呂侯之命三代降斯道其不行矣孟子沒斯道其不明矣夫自漢儒之純如仲舒猶不能使人無恨則吾於德與乎奚責

正論非予家所及　菅端調

常勝之道曰柔論

陸九淵

人情之所甚欲常出於其所甚不欲處天下之勝而舉天下常無以勝之者此固人情之所甚欲也若乃暴之而有勝人之形張之而有勝人之勢嶢嶢然與物為敵而未始少屈者此則快於常人之情而以為可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天下之取敗者常出於此而幸勝者不萬一焉至於窺之而無勝人之形抗之而無勝人之勢退然自守初若無以加乎人者此則常情之所甚不欲而以為無足以致勝焉者也然而勇者於此喪其力智者於此喪其謀舉天下之所謂若可以勝人者皆於此而喪其強則夫常勝之道蓋無越於此者然則其所甚不欲者乃所以致其所甚欲者而人或未之知也常勝之道曰柔列禦寇之所以言也切

嘗論之槩題是説固不可以苟嘗亦不可以苟贊何者論勝之勢而不及理則勝有不出於柔語柔之體而不及用則柔有不可以致勝昔楚甲以奔鄀之陳則鄀之將必俘楚之庭掃薛境以臨薛之城則薛之君必惟齊之命是勝未始出乎柔也然周以岐山之邑而興王業越以會稽之棲而成伯圖蜀漢足以斃項昆陽足以兆莽是勝未始不出乎柔也益不出乎柔者勢也出乎柔者理也理可常也而勢不可常也是勢果不足論而勝果出於柔也蒙鳩之巢不足以當嵩衡之遺石枯楊之稊不足以試鏌鋣之餘鋒是柔未始可以致勝也然天下之至柔者莫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洞庭彭蠡之瀦是汪然者非犀兕之堅金石之郛也有賤丈夫焉奮劍而裂之力則疲而水則不可裂也投石而破之石則隳而水則不可破也則是柔未始不可以致勝也蓋不可以致勝者其體也可以致勝者其用也體者徒柔也而用者不徒柔也是體果不足論而柔果可以致勝也論勝之勢而不及勝之理語柔之體而不及柔之用然而贊之者是不明而苟於狥人也然而訾之者是愚而果於自任也訾之之弊往往徒恃其有勝之勢而不知其無勝之理六國并而秦以破南北混而隋以亡此恃勝之勢而不知勢之不可常也贊之之弊往往徒以其有柔之體而不知其無柔之用元帝以優柔而微漢德宗以姑息而弱唐此有柔之體而不知徒柔之無用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猛虎伏於溪谷而其威愈不可玩翠虬蟠於深淵而其靈愈不可狎使勝之勢而若此則烏有不可常也

哉是其勢固出乎柔而非向之所謂勢者也泊然而無勝人之形穿然
而無震人之聲誘之不可得而喜激之不可得而怒使柔之體而若此
則亦何往而不勝哉是其體固有所用而非向之所謂徒柔也嗚呼天
下之言勝者每快於秦之并吞隋之混一而言柔者又多溺於漢之優
柔唐之姑息則浯又安得夫知柔之說者而與之論常勝之道哉雖然
登華嶽則衆山不能不迤邐浮滄海則江漢不能不汙沱明聖人之道
則禦寇之學幾不能立其門墻蓋正己之學初無心於求勝大中之道
初不偏於剛柔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時之中也時乎剛而剛非剛也中也時乎柔而柔非柔也中也其為道
內外合體用備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又安有求勝之心於其間
哉屈伸視乎時勝否惟其德湯嘗事葛矣而仇餉之師竟舉文王嘗事
昆夷矣而柞棫之道終兌非求勝也時也虞干舞而苗格周壘用而崇
降非用柔也德也且南方之強在於寬柔以教而申棖之慾則不可謂
之剛蓋剛之中有至柔之德而柔之中有至剛之用安得以一偏而名
之哉彼靡靡而言柔行行而言勝固無識焉耳矣頃為禦寇之說者於
此非羞汗反走則亦將舍所學而問聖道之津矣故明聖人之道則禦
寇之學幾不能立於門墻雖然禦寇之學得之於老氏者也老氏駕善
勝之說於不爭而禦寇托常勝之道於柔其致一也是雖聖學之異端
君子所不取然其為學固有見乎無死之說而其為術又有得於翕張
取予之妙殆未可以淺見窺也其道之派於說者為蘇張之縱橫派於

法者、為申韓之刑名、流於兵者、為孫呉之攻戰、高祖得於張良而創漢業、曹參得於蓋公而守漢法、逮光武有見乎苞桑之說、遂以興漢而理天下、今苞苴半牘之智、獘精神乎塞淺者、其於蘇張申韓之倫無能為役、而欲肆其胸臆、以妄議老氏樂冠之學、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不可以苟訾、亦不可以苟贊、

○兼理勢體用而言、便覺腐語一洗、○篇端調

○問制科 解試

陸九淵

對、制科不可以有法、制科而有法、吾不知制科之所取者何人也、以蝸蛭之餌、垂海而冀吞舟之魚、唐賈至猶以為諸科之病、今制科者天子所自詔以待非常之才也、孰謂非常之才而可以區區之法制束而取之乎、然是科始於漢、盛於唐、至於我宋、其為法益密、而其得人之盛視漢唐有優焉、何哉、愚嘗論之、漢病於經、唐病於文、長才異能之士類多淪溺於訓詁聲律之間、故漢唐之制舉不可以罪法、我宋之盛莫盛於仁宗、蓋其承三朝涵養天下之久、和氣浹洽、人才衆多、學術雅正、經不病漢、文不病唐、而天聖復科之詔、又其圖治之心銳而求才之意切、天下之士、雷動雲合、欲振聳於天子之庭者、心洋洋而冠峩峩也、是公一

舉而得富鄭公、再舉而得張文定、其餘如何張蘇錢之流、亦往往可稱
數、號為得人之盛、然未幾而范文正公且言曰、朝廷命試之際、或將訪
以不急之務、襍以非聖之書、欲伺其所未知、誤其所熟習、適足以誤多
士之心、非勸學育材之意也、嘉祐之末、蘇文忠公制策之對且曰、陛下
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有感於陛下
耶、愚以為仁宗英特之主、好賢之誠、蓋不淺於堯舜三王、而乃使當時
大臣有誤多士之論、制科之人有應故事之說者、是蓋其法之罪也、故
天聖之法、不可以不變、恭惟主上臨御以來、十年三詔、鋭意方聞之彥、
凡記誦傳註之僻、識知侍從之艱、咸汎掃而新之、則夫范文正所謂誤
多士者蓋革之矣、乃秋九月、寔試賢良之士、執事大人、下教諸生以試
之於時、有可變而通之之理、謂今歲列郡不雨者非一、則成湯之自責、
宣王之憂民、甯莊子之知天意、臧文仲之知人事、其所先所宜、可用可
為者、宜有得於大廷之對、誠如是、則蘇文忠所謂應故事者又革之矣、
雖然、慶曆六年、監察御史唐詢嘗請如漢故事、俟有災異然後舉之、親
策當世要務、罷試秘閣六篇、叅政吳育執以為不可、愚嘗究識其齷齪
庸陋、蓋詢之意、非知待賢之體而能勉君以盡其禮、顧患應科者之衆
而欲設術以抑其進、為育者正當誅其意而取其說、從而廣之、若曰思
未治則舉之、思遺逸則舉之、有缺政則舉之、有災異則舉之、有大謀議
則舉之、惟人君之所欲舉、欲問、毋拘以法、毋限以時、則是科之設、庶乎
其有補、而是科之名、庶乎其無愧矣、不知出此而猥曰法不可變、嗚呼、

待賢良而有若待胥吏徒隸者存焉是尚為不可變乎齷齪庸陋之臣不知待賢者之禮適以蕪累明君之政如是哉故曰天聖制科之法不可不變若夫漢唐之時則未始有定法也所謂舉之以五者惟鼂錯為然當時特詔有司諸侯王及三公九卿主郡吏舉賢良而舉鼂錯者適有五人耳若乃公孫洪董仲舒谷永杜欽之流而推之選之舉之皆不必其五也故彼之以五者非有定法而我之以二則法之一定者也問之以三者惟董仲舒為然當時固以對策者條貫靡竟統紀未終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故至於再至於三耳若乃鼂錯谷永杜欽皆止於一篇而公孫洪止於復問初不必其三也故彼之以三者初非定法而我之以一者則法之一定者也至於應者之多寡亦不可槩論漢之應者以百數而唐永昌之初對策者至千餘當時張柬之為第一此狄仁傑之所謂宰相材而成誅二張之功者也固不可謂其應者之多而所得之非才也故曰漢唐之制科不可以罪法若夫比方之事非承學之任故愚不復為執事道謹對

策對鼂患華飾於實用無取如此明盡質樸正為今日所尚　葛端調

問賑濟 解試　陸九淵

對賑濟之策前人之迹可求也然無得乎其本而惟末之求則其策有時而窮文潞公之在成都也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而糶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翼日米價遂減此蓋劉晏之遺意然公廩無儲私囷且竭則其策窮矣趙清獻之守越米價踊貴傍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清獻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路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莩此蓋盧坦之舊策然商路不通鄰境無粟則其策窮矣舍是二策獨可取之富民而富民之囷廩盈虛斂粟有無不得而知就令知之而閉糶如初又誠如明問所慮以公家之勢發民之私藏以濟賑食不為無義顧其間尚多他利害故愚請舍其末而

論其本可也、漢倪寛以租不辨居殿當去官、百姓思之、大家牛車、小家負擔乃更居最、夫寛於科歛之方略亦疎矣、而能旦暮之間以殿為最、則愛民之心孚乎其下故也、誠使今之縣令有倪寛愛民之心感動乎其下、則富民之粟出而通臣散給之策可得而施矣、方略之未至、利害之未悉、皆可次第而講求、若監司郡守不能以是心為明主謹擇縣令或憚於有所按發而務為因循舍貸、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質甚○葛端調

○問德仁功利　陸九淵

對、仲尼屢嘆管仲之功、而遊於其門者、五尺童子羞稱焉、曾西有所不為、孟子有所不願、威公孫轉戰而入齊、管仲釋囚拘而相之、其學焉而後臣之也、孟子至與成湯伊尹同稱、然觀其始志不過欲立功名於天下以自尊榮其身而已、豈有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之心哉、召陵之役、反未及國、而陳轅濤塗之執、驕恣之迹已形、其視成湯之懋德為如何、嗚呼、此功利德仁之所從分歟、唐太宗與裴寂劉文靜謀動高祖時、其志無異於威公管仲之事、及其有天下之後、致正觀之治、而論者以為庶幾三代之王、吾獨於其聽魏徵之言而見之、宇文士及稱南衙群臣面折庭爭、陛下不得舉手、蓋當時輔

拂緸挺之臣、不獨徵而已、頤獨徵之言爲尤詳且切、取徵之言而讀之、蓋有富翁貴仕之所不能堪者、而太宗富有天下、貴爲天下、功業皆其所自致、而能俯首抑意、聽拂逆之辭於疇昔所惡之臣、嗚呼、此其所以致正觀之治、庶幾於三代之王者乎、恭惟主上盛德至仁、其學蓋出於五帝三王、而俯取唐太宗德仁功利之問、與魏徵之所以對者、發於奎書、形於詔旨、詢及侍臣、一何其德之盛、仁之熟、勉勉亹亹而無有窮已也、實天下萬世之幸、執事大人仰取而俯用之、策諸生於旅試之場、甚大惠也、設功利德仁之疑於魏徵之辭、愚既以齊威管仲之事決之於前矣、至於帝王之德之仁、豈但如匹夫見於修身齊家而已之說、愚竊以爲不然、夫所謂脩身齊家者、非夫飭小廉、矜小行、以自託於鄉黨者然也、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辭氣顏色之際、而五帝三王皐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勳德業在焉、故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者、必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間、愚不敏、姑誦所聞、執事大人幸恕其狂斐、

今日場屋中如得此種。便可決是第一流。葛端調

問料敵　解試

陸九淵

對、曹操能註兵法而不能諭於其子、趙括能讀父書而不見許於其父、兵家之變、又豈可以言傳而迹窺也哉、李靖佐李孝恭平蕭銑、靖請乘水傳壘以為必擒、及叩夷陵、銑已惶駭、而其敗軍之將、適屯清溪、靖乃以為不可擊、孝恭擊之、果以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擊而破之、孝恭繼進、銑遂以降、夫圖銑一事也、始而曰必擒、中而曰不可擊、終而擊其說三變而無一不酬、知此則韓安國淮南王之說可得而判矣、李德裕之在劍南也、追咎韋皋招徠羣蠻之衆、以為召寇之端、撫納蕃將悉怛維州之降、以為制敵之要、夫劍南一方也、羣蠻之來、悉怛之至、大略相類、一以為召寇、一以為制敵、而君子兩是其說、審乎此則耿國郴渾之

兵

說可得而知矣、故孫武以兵為書、而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霍去病以兵為事、而曰何至學古兵法、誠以兵家之變在於機緘識略之相符、非可以言傳而迹窺也、然則高祖之前料子房之決勝、夫豈偶然而已哉、嘗觀石勒素不知書、聽讀漢書至食其立六國事、搏手驚曰、此法當失、何以得天下、及至張良借箸之說、則曰賴有此人耳、以是知高祖輟飯吐哺之時、豈無見乎其事之機而惟良之為信者、後世書生以陳迹臆見斷天下之成敗者、豈不貽笑矣哉、若夫宣帝之使單於慕義、郭子儀之使回紇下拜、此其誠之所感、則又進乎兵矣、

正得其大略之難。葛端調

問漢文武之治

陸九淵

對、嘗讀洪範、至於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辭、未嘗不反復涵玩而敬思之、以為古先帝王之所以未嘗不學、而求警戒磨厲之心未嘗不切也、執事教諸生以漢文帝武帝之事、愚獨以學而斷二君之失、夫文帝之為君、固寬仁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柔、故其承高惠之後、天下無事、不知上古聖人弦弧剡矢重門擊柝之義、安於嫁胡之恥、不能飭邊備、講武練兵以戒不虞、而匈奴大舉入邊者數四、甚至候騎達於雍甘泉、僅嚴細柳霸上棘門之屯、雖拊髀求將、御鞍講武、而志終不遂、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高明之義、必不至於此矣、武帝之為君、固英明之君也、然其質不能不偏於剛、故其承文帝富庶之後、貫朽粟腐、憤然欲犁

匈奴之庭、以刷前世之恥、然不知舞干格苗、因壘降崇之事、不止衛青霍去病之師、而窮貳師之兵、至於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雖下輪臺哀痛之詔、亦無及矣、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執事謂始作者有以基之、信其然乎、使其有學以輔之、而知沈潛之義、不至於此矣、嗚呼、富庶之效雖遼於虛耗之報、而拊髀之歎、有不如輪臺之哀、堯舜三王之心、吾於漢武帝末年之詔而知之、此吾所以重惜其無學以輔之也、吾聖天子求治之至、而治道未盡擧、此則執事大人之任、愚未敢僭、

先生解試、雖無求售意、故諸策簡質任意、若略不經思者。此等處可見前輩年少時志堅養到、真不可及。 葛端調

○自試策對

問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君子欲行之浮於言、不欲言之浮於行、傳說告高宗以遜志、詩人稱文王小心翼翼、記美后稷及子孫、歸之於其辭恭、其欲儉、大言侈志、固君子之所不取、夫子講道洙泗之間。而遊於其間者。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豈其五尺童子。與管仲舅犯華度長、絜大。擧能無所愧耶。蜀諸葛孔明距今且千載、更閱賢智多矣。莫敢少訾。而當時不過自比管樂。孔門之童子。豈皆度越孔明者乎。不然。何其言之大而志之侈也。禮不苟訾、學不躐等、夫子之教必不其然。苟以稱五伯之說爲非。是則孟子亦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或問曾西與管仲孰賢。則曰爾何曾比予於是。然則

羞稱之說信矣。孟子言必稱堯舜，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楊墨亦當世所推，使當時後生小子不自揆度，靡然而非之，豈遜志小心辭恭欲愉不苟訾不躐等之道乎。諸君以孔孟爲師者也，顧有所析其疑。

問辭亦妙

陸九淵

對。東明之升，群陰畢伏，咸池既作，窪鄭不可復陳矣。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後世高文大冊不能無忝；中林之夫，漢上之女，後世碩儒宗工不能無愧。豈其智有所不足，而力有所不逮哉。道之不明不行，而所以用其智力者病矣。談中華之壯麗，則夷裔之君長不如王朝之下士；論洽海之汪洋，則雍梁之秀民不知渤澥之庸夫。理固然也。道之行與不行，明與不明，相去遠矣。傳說之遜志，將以時敏歟；修文王之小心，所以昭事上帝。其辭恭，其欲愉，后稷之德格是乎在矣。必不苟訾而後可與言此，必不躐等而後可以進此。蓋稱五伯能言距楊墨，然後可以免於苟訾躐等之患，而進乎遜志小心辭恭欲愉之地矣。

簡捷中具見超邁之槩　菖端調

好學近乎知

陸九淵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也不明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不知吾從而學之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學之均

之為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為好學也今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書數專為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為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蓋有人焉氣庸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之札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愈襍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為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為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理明詞爽只一意引去自得大原　葛端調

毋友不如己者　陸九淵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别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已辭得妙）不如是惡可與之為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為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熏氣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

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之義也
分別邪正方是聖人教人入手工夫讀此覺晦菴註稍漫然矣○
葛端調

君子喩於義
陸九淵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喩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喩焉可也然而喩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喩於義得乎君子則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喩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喩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之在是焉而已耳

制科試経義不過欲既明如此耳江河之習庶或因茲而一返乎○葛端調

里仁為美

陸九淵

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衆為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為仁繇己而繇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為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乎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薫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為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為美一家之仁不若鄰焉皆仁之為美其鄰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為美也里仁為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

見大而與本題語意自合　葛端調

保民而王

陸九淵

民生不能無群、群不能無爭、爭則亂、亂則生不可以保、王者之作、蓋天生聰明使之統理人羣。息其爭、治其亂、而以保其生者也。夫爭亂以戕其生。豈人情之所欲哉。彼其情驅勢激而至於此、未有不思所以易之者也。當此之時、有能以息爭治亂之道、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豈有不翕然而歸往之者。保民而王、信乎其莫之能禦也。

意自足。氣亦宏。所而思之浩。博不外於是矣。葛端調

○學問求放心　　陸九淵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説、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於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汙襍茫昧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有莫知其説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為人而與禽獸艸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縁飾之具○甚至于假之以快其遂私縦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聽之不藐者○

能平心讀此種文者。方與之言立志。 曾端調

養心莫善於寡欲

陸九淵

將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則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則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則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則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則心自存矣。然則所以保吾心之良者。豈不在於去吾心之害乎。

明淨如拭鏡乎無纖微之翳。 曾端調

取二三策而已矣　陸九淵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僞爲也理不可得而僞爲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真僞將焉逃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眞者也如其僞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嘗謂言而無稽往往以爲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爲非所聞堯舜之聖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爲學者之軌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昔以爲師法訓

成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
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真偽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槩
取之○則安在其為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豈其然乎○自羲皇以來○至於夫
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踵為典章之
備○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偽者非
者○然而夫子之于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黜○于職方則有九丘之除○書
必定○詩必刪○言夏商之禮則以為杞宋不足訖○武之樂未久也而聲淫
及爾○至于老聃之問○萇弘之問○郯子之訪○無非所以致覈其醇疵真偽
是非可否而一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槩而取也久矣○雖然
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為未遠○而經籍皆

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槩而取之○可也○而於武成一篇所取者纔二三
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
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
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去聖人
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祿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
去其籍○論堯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然則於武成
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
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況夫聖人
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

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於書稽求師式至於為聖為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內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謫空言坐談之識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諸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偽蠹者有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脈理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焉槩取而試之茍其不中得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惟理之信即致知格物之盡然一人之心何足以窮天下之是非[illegible]明師良友不可旦夕已耳恐非徒讀書者所識 葛端調

續書何始於漢　　陸九淵

安於所習而絶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君臣上下之大分善惡義利之大較固天下不易之理非有隱奥而難知者也然而世衰道喪利欲之途一開而莫之或止角奔競逐相師成風如大防之一潰漶漫衍溢有不可復收之勢當是時所謂大分大較非隱奥而難知者往往顛倒錯亂廢墜湮没而莫之或顧此後世之公患也人性之靈豈得不知其非然志銷氣腐無豪傑特立之操波流之所蕩激紛淪胥而不能以自振尚何望其能軒輊於人哉然則安於所習而絶意於古者誠亦人之所深患也有人於此被服儒雅師尊聖賢知大分大較之不可易隱然思以易當世志不得而攄

寫盡末世人心風俗

其所有著之簡編以自附於古人此何啻夫國之似人虛空之足音有識者之所宜深嘉屢嘆稱揚頌美之不能自已者也而曰君子之所大患者何耶理之所當然而時不然有能去彼取此自拔於流俗自一言一行以往莫不有益莫不可貴然其高下淺深大小多少雖毫釐之間不可以相踰越秉人之不然而張其殊於人者以自比於古之聖賢誤其粗迹偶其大形而後其說以欺世而盗名則又有大不然者矣彼同出於識鑒之卑聞見之陋而世衰道微自為翹楚莫有豪傑之士剖其蒙開其蔽而遂至於此非固中懷矯詐而昭然有欺世盗名之心而為之也然其不知涯分偃蹇僭越自以為是人皆悅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蓋與賊德之鄉原所蔽不同而同歸於害正矣欺世盗名之號夫又焉得而避之讀書何始於漢吾以為不有以治王通之罪則王道終不可得而明矣

極言深論上下千萬年間能出一頭地此當不爲時代所役者　葛端調

○○語録 論荊公　陸九淵

讀介甫書見其凡事歸之法度此是介甫敗壞天下處堯舜一代雖有法度亦何嘗專恃此又未知户馬青苗等法果合堯舜三代否當時闢介甫者無一人就介甫法度中言其失但云喜人同己祖宗之法不可變夫堯之法舜嘗變之舜之法禹嘗變之祖宗法自有當變者使其所變果善何嫌於同古者道德一風俗同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同古者適所以為美惜乎無以此闢之但云祖宗法不可變介甫才高如何便伏惟韓魏公論青苗法云將欲利民反以害民甚切當或言介甫不當言利夫周官一書理財者居半冢宰制國用理財正辭古人何嘗不理會利但恐三司等事非古人所謂利耳不論此而以言利遏之彼豈無辭

秦以來至於無奈他何處或問介甫比商鞅何如、先生云、商鞅是腳踏實地他亦不問王霸只要事成卻是先定規模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不曾踏得實處故所成就者王不成伯不就本原皆因不能格物模索形似便以為堯舜三代如此而已所以學者先要窮理

精當　葛端調

陸象山文集終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